

溫州市圖書館



00549

快

温州市图书馆

鈍筆叢鈔卷十目錄

辨証

漢鍾離

劉海蟾

張仙

雷神

蕭史

湘君

麻姑

神明降誕

河伯

佛入中國

子夏不為魏文侯師

與田常作亂者非宰予

介子推未嘗燔死

左邱明止一人

吳季子墓非孔子書

孟子非親受業子思

荆軻不坐七族

屈子不沉汨羅

甘羅十二為秦相

柳下惠坐懷不亂

西施不隨范蠡

揚雄非莽大夫

漢陳后未嘗復幸

晉元帝非牛氏子

巢許止一人

嚴光為梅福壻

盆水覆地

公子非暴勝之子

聚山

雷軒

戴顓

...

...

鈍筆叢鈔卷十目錄終

安國項氏水山鈔書

鈍筆叢鈔卷之十

瑞安郁豫逸凡甫輯

辨証

漢鍾離

王崇簡冬夜箋記今人稱鍾離雲房為漢鍾離不知鍾

離為姓嘗自稱為天都散漢鍾離權誤以漢字屬下又

稱洞戲妓白牡丹乃宋人顏洞非

劉海蟾

湖廣摠志劉元英號海蟾子廣陵人仕燕劉守光為相

一日有道人來謁索鷄蛋十枚金錢十枚置几上累蛋

辨証

于錢若浮屠狀蟾警嘆曰危哉道人曰人居榮樂之場  
其危有甚于此者復盡以錢擘為二擲之而去海蟾由  
是大悟易服從道歷游名山所至多有遺蹟宋初于潭  
州壽寧觀題詩仍自寫其旁通俗編海蟾二字是其號  
今俗呼劉海更言劉海戲金錢舛謬之甚歎宅函不

王崇張仙

身愛吟今人無較齋雲子為美輕蟬不吠

七修類藁世之無子者多祀張仙以望嗣然不知其故  
也蜀主孟昶美丰儀喜獵善彈弓乾德三年蜀亡掖庭  
花蓋夫人隨輦入宋宮心嘗憶昶悒悒不敢言因自畫  
昶像以祀復佯言于衆曰祀此神者多有子一日宋主

見而問之。夫人亦託前言。詰其姓。遂假張仙。蜀人。歷言其成仙之後。之神處。故宮中多奉。以求子者。嗚呼。夫人祀祖。可謂鍾情義。按張仙名遠。霄五代時遊青城山。得道。蘇老泉有贊。譚纂只知假託。又不知真有張仙也。

其後雷神

嶺南雜記。雷州有雷公廟。每歲鄉人造雷鼓。雷楔。雷車。送入廟。且禁魚。彘。同食。立有雷震。又傳出英靈。岡秋日。伏地。狀如蠶。或取而食之。皆訛也。今雷州府雷山。先有雷姓者。雷雨後。拾一巨蛋。得小兒。長而神靈。其子孫皆陳姓。聚居山下。歲時守令親往祀之。以為常典。非雷神。

也况自有天地以來即有雷豈至此而始有雷乎且在  
 覆載中無地無雷豈止神于雷州乎日月風雲雷雨之  
 神皆天子得祀之何得太守獨祀雷乎盖郡與山偶名  
 雷若如前說則高州電白縣亦當祀電神乎靈岡嶽日

蕭史雷狀有雷  
 公賦無無職入  
 雷嶽雷嶽雷車

杜詩補注楊誠齋禱記蕭史宣王之史官弄玉之婿也  
 按自宣王至秦穆公當襄王之世更幽平桓莊僖惠六  
 王年且計百七十六襄王嗣立蕭史非有延年之術何  
 以壻弄玉耶仇澹柱云史乃史官非人名也所謂壻弄  
 玉者恐是蕭氏後人為史官若指宣王之蕭史豈有年



長三甲之人可為穆公壻乎誠齋之說亦當存疑

湘君由是則帝女為湘君莫敢其夫皆

日知錄楚辭湘君湘夫人亦謂湘水之神有后有夫人

也初不言舜之二妃王逸章句始以湘君為記曰舜葬

于蒼梧之野蓋二妃未之從也山海經洞庭之山帝之

二女居之郭璞注曰天帝之二女而處江為神即列仙

傳江妃二女也九歌所謂湘夫人稱帝子者是也而河

圖玉版曰湘夫人者帝堯女也秦始皇浮江至湘山逢

大風而問博士湘君何神博士曰聞之堯二女舜妃也

死而葬此女傳曰二女死于江湘之間俗謂之湘君鄭

列

司農亦以舜妃為湘君說者皆以舜陟方而死二妃從之俱溺死于湘江遂號為湘夫人九歌湘君湘夫人自是二神江湘之有夫人猶河洛之有處妃也此之為靈與天地並安得謂之堯女且既謂之堯女安得復摠云湘君哉何以攷之禮記云舜葬蒼梧二妃不從明二妃從<sup>葬</sup>征死不從葬且傳曰生為上公死為貴神五嶽比三公四瀆比諸侯今湘川不及四瀆無秩于命祀而二女帝者之后配靈神祇無緣下降小水而為夫人也原其致謬之由由于俱以帝女為名名實相亂莫矯其失習非勝是終古不悟可悲矣此辨甚正又按遠遊之文上

曰二女御九招歌下曰湘靈鼓瑟是則二女與湘靈固  
判然為二即屈子之作可證其非舜妃矣

日知錄甚矣人之好言色也太白星也而有妻甘氏星

經曰太白上公妻曰女媧居南斗食厲天下祭之曰明

星河伯水神也而有妻魚龍河圖曰河伯姓呂名公子

夫人姓馮名夸常儀古占月之官也而淮南子以為羿

妻竊藥而奔月名曰常娥霜露之所為雪水之所凝也

而淮南子云青女乃出以降霜雪高誘注天神巫山神

女宋玉之寓言也而水經注以為天帝之季女名曰瑤

姬李善高唐賦注引襄陽耆舊傳曰赤雒水宓妃陳思

帝女姚姬未行而卒葬于巫山之陽

王之寄興也而如淳以為伏羲氏之女

漢書音義伏羲氏之女溺碓水

為龔山啟母天問之禱說也後人附以少姨以為啟母

之妹

今少室有阿姨神

而武后至封之為玉京太后金闕夫人

青溪小姑為蔣子文之第三妹

楊炯少姨廟碑曰蔣侯三妹青溪之軌迹可尋

并州妬女為介子推之妹則見于李諲之詩小孤山之

訛為小姑也

歐陽公歸田錄

杜拾遺之訛為十姨也

黃氏是皆日欽

湘君夫人之類而九歌之篇遠遊之賦且為後世迷惑

男女瀆亂神人之祖也

麻姑

明玉子之於下鏡其振容以去矣

路史建昌府志載麻姑為王方平妹而黃州府志又云

國頃氏水山其鈔書

麻姑乃後趙石勒將麻秋之女顏魯公碑云王方平降  
括蒼蔡經家括蒼今處州也而建昌志乃云姑與方平  
降吳蔡經家其互異如此費昌及西山合其云東晉  
熹帝神明降誕建昌受其圖及大身西山又云西伯  
蠡海集或問神明果有降誕乎以義者也蓋推擴則可  
以通玉帝生于正月初九日者陽數始于一而極于  
九原始要終也 玄帝生于三月三日一生二二生三  
萬物水之氣天一至三而始盛也 東嶽生于三月二  
十八日者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含兩儀之氣于其中也  
二十八日四七也四七乃少陽位也 九天生于六月

二十四日六為陰數四六二十四老陰之象也老陰變  
少陽故應為雷神焉其餘可觸類義或有未盡者多以  
裝璜之始為生誕也其中忠烈孝義之神皆以在生之年  
月也

河伯



非河神

讀書質疑河伯古諸侯也瑯環記云河伯宴禹于河上  
獻奇寶不可勝數禹受河圖及大龜而已又云河伯名  
馮夸博物志云夏桀之時費昌之河上一見在東者爛  
爛將起在西者沉沉將滅若疾雷之聲昌問馮夸曰何  
者為殷何者為夏馮夸曰西夏東殷于是費昌徙族歸

殷則馮夸為諸侯之名後世訛為河神至為河伯娶婦  
又以為華陰馮夸服八石而為水仙為河伯又謂河伯  
名公子夫人名馮夸至加爵為侯皆附會之說也况祀  
典本有河神之祭必非娶婦之妖神矣

佛入中國

堅瓠集世傳漢明帝時佛始入中國非也列子曰西極  
之國有化人穆王師事之作中天之臺其高千仞及秦  
時沙門室利房等始皇以為異囚之夜有金人破戶以  
出又霍去病過焉山得休屠王祭天金人以此攷之周  
秦西漢佛化流中國久矣

五丁非五人

筆叢五丁或謂五人或以一人名五丁紀載不一攷之當是一人廣記稱五丁每遇蜀君平輒獨立巨石十數丈于墓前蜀王遣取金牛牛奔入岩穴五丁執其尾拽之遂崩壓五丁死非五人明矣中國北山經曰西

子夏不為魏文侯師

宋永亨搜采異聞錄魏文侯以卜子夏為師按史記所書少孔子四十孔子卒時子夏年二十八矣是時周敬王四十二年後一年元王立歷正定王考王至威烈王二十三年魏始為侯去孔子卒時七十五年文侯為大



夫二十二年而侯又十六年而卒始以始侯之歲計之  
則子夏已百三歲矣方始為諸侯師豈其然乎且不  
與田常作亂者非宰子林之始則亦亂也  
史記評林蘓子古史太史公言宰我為臨淄大夫與田  
作亂夷其族孔子恥之余以為宰我之賢列于四科其  
師友淵源所從來遠矣雖為不善不至于從叛逆弑君  
父也宰我不幸乎居有晝寢短喪之過儒者因遂信之  
蓋因恒之亂本與闞止爭政闞止亦子我也田恒既殺  
闞止而宰蒙其惡名豈不哀哉且使宰我信與田常作  
亂恒既殺闞止弑簡公尚誰族宰我者事蓋必不然矣

王應麟節此說  
入困學紀聞

介子推未嘗燔死

日知錄介子推事見左傳則曰晉侯求之不獲以綿上  
為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呂氏春秋則曰負釜蓋  
登終身不見二書去當時未遠為得其實然子推亦未  
久而死故以田祿其子耳史記之言稍異亦不過曰使  
人召之則亡聞其入縣山中于是環縣上之山而封以  
為介推田號曰介山而已立枯之說始自屈原燔死之  
說始自莊子容齋三筆以為始楚辭九章惜往日介子  
自劉向新序非也忠而立枯子文公寤而追求封介山而為之禁子報大

安國頌氏水山亭鈔書

德之優遊思久故之親身子因縞素而哭之莊子則曰

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

怒而去抱木而燔死

盜跖篇水經注引王肅喪服於要記桂樹之問亦辨以為誣

是瑰竒之行彰而廉靖之心沒矣今當以左氏為據割

股燔山理之所無皆不可信

左丘明止一人也

人物備考薛方山曰今觀左丘明春秋內外傳殆游夏

之流非特諸子之倫也故賈逵王肅虞翻韋昭咸高其

人也其章句迨宋儒因韓子謂左氏浮夸柳子又謂其

說多滛遂謂魯論所載丘明非傳春秋者于是析一人

已者艾何得及子思之門相為授受乎哉孔叢子稱孟子師子思論牧民之道蓋依倣之言不足多信

荆軻不坐七族

野客叢書鄒陽曰荆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應劭曰荆軻為燕刺秦始皇不遂其族坐之湛沒也師古云此說謂湛七族無荆字尋諸史籍荆無湛七族之事不知陽所言者何人也僕謂湛之為義言隱沒也謂軻得罪于秦故凡荆軻親屬皆竄跡隱逃不見于世非謂秦滅沒其七族也史記曰秦逐太子丹荆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姓名匿于宋子正此意也

明楚屈子不沉汨羅

讀書質疑嘗疑屈原自投汨羅乃從來傳習之誤抑歸  
有清烈廟過者必吊其自沉不知其非也其所謂自忍  
而沉流者遂乃已然之詞豈得先沉而後為文哉蓋懷  
沙既作之後文詞尚多豈真絕筆于此乎其言吾從彭  
咸之所居又謂吾寧葬江魚之腹中此亦乘桴浮海之  
意不特坐不面交莫涉如問盡日巖苔此處自有暮交  
即節甘羅十二為秦相

宋何光遠吹劍錄史記甘羅者甘茂孫也茂既死羅年  
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呂不韋後因說趙有功始封為上

卿未嘗為秦相也世人以甘羅十二為秦相非也

柳下惠坐懷不亂

怡情小品毛際可曰王孟津作坐懷不亂辨大約謂男女不褻坐不通衣裳形迹之間盡日嚴若此安有暮夜幽隱冒不韙之嫌為後世誨淫者所藉口幾于鄉隣披髮從井救人決非柳下惠事可謂千古不易之篤論矣然此特以理斷耳余即情事衡之而有信其不然者夫夫惠為魯大夫世祿之家非若深山貧衲擁褐而獨卧一龕者比也計其時豈盡若旁無居人可以代為援手即或棲息異地呼逆旅主人而告以故人命至重未必

不謀所以安全之也。又不然，擲衾與裯寢之而已。堅坐以待旦，不猶愈于襍坐通裳蕩然于男女之防而止以明其心之無愆歟？故知決非柳下惠事也。或曰：傳之者何故妄乎？曰：昔孟氏稱惠為聖之和，且又原其介夫。和則不妨委以拯人，而介則矜然不至于汙意。當世推論者謂惠設身處地，雖有女暮夜投止，可以坐懷不亂，無難而傳之者，遂以為實有其事也。此與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之語畧同。信然，則波濤寂寞之鄉，果有有虞氏之跡焉否耶？

西施不隨范蠡

升庵外集世傳西施隨范蠡而去不見所出只一杜牧  
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鷓鴣夸之句而附會也予竊疑之未  
有可証以折其是非一日讀墨子曰吳起之裂其功也  
西施之沉其美也乃喜曰此吳亡之後西施亦死于水  
不從范蠡去之一証墨子去吳越之世甚近所書得其  
真然猶恐牧有別見後檢修文御覽見引吳越春秋逸  
篇云吳王亡後越浮西施于江令隨鷓鴣夸以終因笑曰  
此事正與墨子合杜牧未精審一時趁筆之過也蓋吳  
既滅即沉西施于江浮沉也反言耳隨鷓鴣夸者子胥之  
譖死西施有力焉胥死盛以鷓鴣夸沉西施所以報子胥



也故云隨鷓夸以終范蠡去越亦號鷓子杜牧遂以子

胥鷓夸為范蠡鷓乃影撰此事以墮人于疑網也明詩綜詩

話蕭山諸生屠某居近西子祠題壁詩云紅粉溪邊石年年漾落花五湖烟水潤何處浣春紗其年學使

者夢一婦告曰吾西施也生平未入五湖而蕭山屠生輒妄言之其為吾斥之乃按部詰生生大驚誦其

詩歎曰詩固佳然已失實乃令生詣祠謝已為文以祀之

莫與揚雄非莽大夫自高帝至平帝未盡其卷美亦

讀書質疑揚子古以比孟子荀子通鑑綱目書曰莽大

夫揚雄死誅其仕莽美新也不知莽至京見成帝年四

十餘矣自成帝建始改元至天鳳五年計五十二年

以五十二合四十餘計九十餘年又考雄至京大司馬

王音竒其文音薨在永始初年則雄來必在永始之前  
然則謂雄尚及仕莽者非也又桓譚新語曰雄作甘泉  
賦成夢腸出收而納之明日遂卒而祀甘泉在永始四  
年去莽尚遠劇秦美新或云谷子雲所作攷之法言云  
漢興一百一十載爰自高帝至平帝末蓋其數矣而謂  
雄卒永始亦未必然計雄之終或在平帝末其年正七  
十餘矣因雄歷成哀平故稱三世不徙官若復事莽則  
四世矣由是知雄無仕莽投閣美新之事紫陽或末之  
攷也此說本之焦弱侯筆乘

漢陳后未嘗復幸

日知錄長門賦乃後人託名之作相如以元狩五年卒  
安得言孝后哉復幸之云正如馬融長笛屈平適樂國  
子推遂受祿也

晉元帝非牛氏子據其真未敢言其非也

困學紀聞晉元為牛氏其說始于沈約而魏島夸傳因  
之唐貞觀史官修晉書亦取焉王劭謂沈約喜造奇說  
以誣前代劉知幾亦以為非而胡致堂乃謂元帝冒姓

司馬過矣

升庵集唐元行冲元魏之後著魏典三十卷引魏明帝時西柳谷瑞有牛繼馬之像舊時

謂元帝本出牛氏誣辭也魏武帝名捷繼晉受命此其應也

國學巢許非二人

困學紀聞古今人表許由巢父為二人譙周古史攷許  
由夏常居巢故一號巢父則巢許為一人應休璉又謂  
之山父

嚴光為梅福壻

并庵外集予見故蹟遺文有嚴光碣略云光本姓莊字  
子陵新野人其妻梅福季女也與光武同學及長避亂  
會稽又攷任延傳天下新定道未通避亂江南者皆來  
中土會稽頗多士延為會稽都尉如董子儀嚴子陵皆  
待以師友之禮以此証之子陵非餘姚人明矣范曄失  
于攷也

盆水覆地

天香樓偶得說苑尊賢篇云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  
戰國策姚賈對秦王曰太公<sup>望</sup>齊之逐夫夫出婦逐婦者  
多矣夫亦可出可逐乎蓋太公少壻馬氏如今俗贅壻  
被妻家逐遣又按太公既封齊侯道遇前妻再拜求合  
公取盆水覆地令其收之惟得少泥公曰若言離更合  
覆水定難收婦人抱恨而死此見類林韓詩史註鵲冠  
子注今傳奇家以覆水為買臣事訛矣也固難當部風  
聞暴公于非暴勝之字羽古也公也暴都之宅也對諸  
野客叢書武帝末盜賊群起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衣繡

衣持斧逐捕盜賊威震州郡雋不疑上謁曰竊伏海瀕  
聞暴公子威名舊矣顏師古注公子暴勝之字也僕謂  
謂此公子者如言貴公子耳非稱其字也固雖當時風  
俗之厚不應一介之士與部使者初未相識進謁之始  
稱其字之理顏之推謂以字表德古者無嫌豈其然乎  
且孔門弟子稱仲尼者是退而記其所言非當面稱之  
也

鈍筆叢鈔卷十終

鈍筆叢鈔卷十一目錄

辨証

閔壯繆誕日

秉燭達旦事

棄妻非王允

稽康非晉人

韓壽非通賈充女

唐太宗賜妾事

唐明皇遊月宮事

李白非因捉月而亡

生平當食萬羊

棋亭畫事

滿床笏

飯後鐘

梁顥非八十二及第

孟嘗非謚

張良有後

韓信有後

蔡邕有子

林逋有子

陳搏善睡

吳越改年

徽欽遺骸未歸本國

建文帝未嘗出亡

方正學不夸十族

嚴震直未嘗吞金

夏禮句讀

宰予晝寢

自行束修以上

六尺之孤

有婦人焉

寡盪舟

五羊之皮食牛

市朝

孟子自齊葬於魯

莊嶽

鈍筆叢鈔卷十一目錄終



鈍筆叢鈔卷十

瑞安郁豫逸凡甫輯

辨証

筠廊偶筆解州守朱旦作閔侯祖墓碑記記中載侯祖石磐公諱審字問之和帝永元二年庚寅生解州常平却窰池里公冲穆好道以易春秋訓其子卒于桓帝永壽三年丁酉享年六十八子諱毅字道遠性至孝父歿廬墓三年既免喪于桓帝庚子六月廿四日生侯侯長娶胡氏于靈帝光和元年戊午五月十三日生子平其

大略如此

秉燭達旦事

少室山房筆叢古今傳聞謬訛率不足以欺有識閔壯  
繆明燭一端乃讀書之士亦什九信之何也蓋由元末  
却學究編三國演義因傳有守却見執曹氏之文撰為  
斯說而俚儒潘氏又不攷而讚其大節遂至誤者紛紛  
攷三國志本傳及裴松之注通鑑綱目並無此文演義  
何所據哉

棄妻非王允

胡元瑞莊獄委設琵琶記昆山有良璧黃允何其愚說

者以漢末有二王允一誅董卓一乃棄妻再娶者非也  
按後漢書黨錮傳黃允字子艾濟陰人以後才知名郭  
林宗見而謂曰卿有絕人之才足成偉器然恐守道不  
篤將失之矣後司徒袁隗欲為從女求婚見允嘆曰得  
婿當如此允聞而黜其妻蓋黃姓非王允也吳朝壽女  
淑而韓壽非通賈充女也通女去去較其其非也  
讀書質疑韓壽美丰姿充辟以為異充每聚會充女于  
青瑣後見壽悅之恒懷存想發于吟咏後遣婢送壽家  
具述如此并言女光麗壽心動遂請婢潛修音問及期  
往宿壽躑捷絕人踰墻而入家中莫知自是充覺女盛

自拂拭暢悅異常後會諸吏聞壽有奇香是外國所貢  
 一着人則累月不散充計武帝唯賜已及陳騫餘家無  
 此香疑與女通而墻垣重密閣門峻急何由得爾乃託  
 言有盜令人修墻使反曰其餘無異惟東北角如有人  
 跡而墻高非人所踰充乃取女左右婢拷問得其狀充  
 秘之即以女妻壽又一說謂與韓壽通者乃是陳騫女  
 即以妻壽未婚而凶後娶賈氏世傳是充女也莫曰  
 林宗稽康非晉人也然入漢又加鞞器想亦宜並下  
 也修類藁嵇康魏人鍾會恨之譖于司馬昭欲助母印  
 儉而殺之實景元三年事也未嘗一日事晉晉史有傳

康之羞也使以當時心晉而傳之無是理也傳中去山  
濤將去選官舉康自代夫濤為吏部辭官時武帝受禪  
後事也康死久矣史可信耶

軼取唐太宗賜妾

筆叢朝野僉載云唐初兵部尚書任瓌教賜宮女二人  
女皆國色妻妬爛二女頭髮令禿太宗聞之令上官齎  
金瓶賜之云飲之立死瓌三品合置姬媵爾後不妬不  
須飲之若妬即飲柳氏拜訖云妾與瓌結髮夫婦俱出  
微賤更相輔翼遂致榮官今多內嬖誠不如死遂飲盡  
然非酖也既睡醒其性如此太宗謂瓌曰朕亦當畏之

子其奈何令二姬于別宅中安置又國史異纂載唐太宗賜房元齡妾事于此絕類不應太宗屢賜太臣侍妾又屢以藥酒恫喝其妻而其妻又俱飲之也房妻盧氏當元齡病時嘗剔目以自誓而晚節至斯可謂生平盡廢若此事則余直以盧氏有妬聲好事者遂因瓌婦嫁名房妻耳不然太宗之術弗效于柳而復試于盧何不憚煩哉

唐明皇遊月宮事

七修類藁唐明皇遊月宮事異聞錄以為同申天師唐逸史以為羅公遠集異記以為同葉法善其中遊事又

小有不同羅公遠多擲杖化銀橋之事集異載過潞州  
幽怪錄以為過廣陵似此諸說不同要非親切之言真  
實之事好奇者之所為也  
不食李白非因捉月而亡  
高公西食本姿  
搜采異聞錄世俗多言李太白在當塗采石因醉泛舟  
于江見月影俯而取之遂溺死故其地有捉月臺予按  
李陽冰作太白草堂集序云陽冰試絃歌于當塗公疾  
函草藁萬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簡俾為序又李華作太  
白墓志亦云賦臨終歌而卒乃知俗傳良不足信蓋與  
謂杜子美食白酒牛炙而死者同也

生平當食萬羊

通俗編宣室志載李德裕分司東都嘗召僧問休咎對曰公生平當食羊今食九千五百矣公慘然曰我昔夢行至晉山盡目皆羊有牧兒十迎拜曰此侍郎平生所食羊吾識此不洩于人今果如師之說耶後旬餘靈帥致書于公且饋五百羊公大驚即召僧告其事曰吾不食之耳僧曰羊至此已為公所有未幾歿荒裔今俗傳其說謂宋呂蒙正公當食萬羊而晚達不及食之僅挾其目為羹一啜而卒謬矣

小夜棋亭畫壁事

嗚林山思齋之事書異傳是也



尤侗良齋襍說薛用弱集異記載棋亭畫壁事云開元  
中王昌齡高適王渙之齊名時風塵未偶而遊處略同  
云云然考適本傳少舉有道科調封丘尉歷仕顯官五  
十年始為詩即王則適為官固早達而詩乃晚進耳豈  
得云風塵未偶而詩名已播人口乎唐人小說借此為  
詩人裴面非實錄也古詩曾過閣來頭豔白而無言動  
中豔滿床笏呈不數食也  
通俗編舊唐書崔義元傳開元神慶子琳珪瑤等皆至  
大官群從數十人趨奏省闈每歲家宴組珮輝映以一  
榻置笏重疊于其上流俗謬以此屬汾陽

飯後鐘

通俗編北夢瑣言云段文昌家寓江陵少貧宴常患口食不給聽僧口寺齋鐘輒詣謁食為寺僧所厭乃齋後叩鐘冀其晚至不逮食也後段入登台座連出大鎮拜荆南節度題詩僧口寺有曾遇閣黎飯鐘句而撫言傳此為王播事今以移屬呂文穆公乃自元人馬致遠始攷宋史文穆父龜圖多內寵與妻劉氏不睦并文穆出之頗淪躓窘乏劉誓不復嫁及文登仕迎二親同堂異室奉養備至又避暑錄文穆為父所逐衣食不給龍門寺僧識其貴人延至寺中鑿山巖為龕居之凡九年後

諸即石龕為祠堂又按文穆妻宋氏淳化初右正言宋  
抗上疏忤旨文穆妻族坐是貶官可証茲新宜其無

洪容梁顥非八十二及第

洪容齊隨筆世謂梁顥八十二歲及第以國史攷之梁

公太素雍熙二年廷試甲科景德元年以翰林學士出

知開封府暴卒年四十二子固亦進士仕至直史館卒

年三十二史臣謂顥方當委遇中道天謝又云顥之秀

穎中道而推明白如此世俗之言謬甚

宋永亨搜采異聞錄中亦有此

辨  
子孟嘗非謚

野客叢書史記子孟嘗君傳云嬰卒謚為靖郭君文卒謚為孟嘗君僕謂苟如是則是田嬰田文在時未為靖郭君子孟嘗君死後乃稱耳嬰不必攷也按馮驩告秦王曰亦知齊之廢孟嘗君子又曰使齊重于天下者孟嘗君也似此稱孟嘗君者甚多攷之當時孟嘗君正在安得謂之謚乎

張良有後

隨蕭何

野客叢書隨筆載張良無後謂有二事其一勸沛公因

懈而擊秦軍既懈而追項羽此事甚於殺降宜其無後

余謂不然良既仕漢則盡忠于漢奚暇他恤哉觀其借

著前籌從容弭七國之爭。通四老人談笑定儲君之位。其功德為何如。高帝亦曰。吾所以有天下者。三傑而運籌決勝。得子房則是基。四百之漢。子房之功。為不薄矣。豈得以無後報哉。僕因攷之後漢司空皓。晉司空華。唐宰相嘉禎。延賞九齡。宏靖皆良之後也。其蕃衍盛大如此。安得謂之無後哉。後漢張皓傳曰。六世祖良。考世系皓。正良九世孫。非六世也。良生不疑。不疑生典注默。默生金。金生千秋。千秋生嵩。嵩生睦。睦生嗣。嗣生皓。自不疑以下。數至皓。恰九世矣。郡圖經亦曰。良七世孫睦。後漢時為蜀郡太守。始居吳。吳郡張氏皆其後。白樂天作張公

碑曰良後睦避地渡江始居于吳其子孫稱吳郡人然則吳郡之張正良之後爾隨筆之說正與劉夢得謂張曲江無後之意同曲江之後初未嘗絕也

部五韓信有後

樵書廣南有韋土官者韓信之後當淮陰鐘室之難作有匿其孤求撫于蕭相國相國作書致南粵尉佗佗素重信又憐其冤慨然受託姓以韋者去其韓之半也孤後有戰功世長海墘受鉄券蕭相國與尉佗書至今尚勒鼎彝昭然可考

昔爾蔡邕有子

天祿識餘昔人謂蔡邕無子傳亦不言其有無羊祜傳  
祜蔡邕外孫景獻皇后同母弟討逆有功將進爵土乞  
以賜舅子蔡襲詔封襲關內侯然則邕寔有子其女亦  
不止文姬一人可此可補史傳之闕節其性慈呈云  
平蔡林逋有子史善也國世家平善於吳煥去間之始  
升庵外集宋史謂林逋不娶泚也林洪著山家清供其  
中言先生和靖先生云云洪即先生之子蓋喪偶後不  
娶爾曰文善子善吳而身也一說平平亦無豎之集  
姓或陳搏善睡由云雖都幕天幕地之石平愈不決陳  
通俗編宋隱逸傳搏止少華石室每寢處多百餘日云

辨証

安國項氏水仙高金書

是五龍所授執法馮翊道士寇朝一得其睡之大略馬致遠陳搏高卧曲云睡時幕天席地二三年喚不起較百餘日之說已誇矣而世云一宿千年尤無理之甚

中言吳越改年云云其明云云七蓋旁云云

筆乘五季時十國稱帝改元者七荆楚吳越常行中國年號歐公五代史著十國世家年譜於吳越云聞之故老亦嘗稱帝改元而事跡無可考見獨得其封落星石為寶石山制書稱寶正六年辛郊所據止此按至正中徐一夔避亂海寧州有許姓者嘗闢一巨室得古墓內有志搏蓋錢氏將許俊墓也俊年十八從軍以戰功累



官至節度使都押衙御史中丞寶正三年卒葬于此所  
載年月甚明此又錢氏改元之一證惜歐公未之見耳  
鏐自梁末帝貞明二年加天下兵馬都元帥開府置官  
屬唐莊宗入洛以厚獻賜玉冊金印自稱吳越國王更  
名所居曰宮殿官屬稱臣遣使封海中諸國君長居然  
行帝者事矣又何疑於改元一節乎哉

徽欽遺骸未歸本國

宋周密癸辛襍識徽宗欽宗初葬五國城後數遣使祈  
請欲歸梓宮六七年而後許以梓宮還行在高宗親至  
臨平奏迎易總服寓于龍德殿一時朝野以為大事諸

公論受賞者幾人先是選人楊煒貽書執政李光以真  
偽未辨左宣義即王之道亦貽書諫曾統乞奏命大臣  
取神櫬之下者斲而視之既而禮官請用安陵故事梓  
宮入境即承之以槨仍統衮冕輦衣于槨中不改殮遂  
從之近楊髡盜諸陵于二陵梓宮內略無所有或云止  
有朽木一段其一則木燈檠一事當時已逆料其不可  
知不欲詐亦聊以慰一時之人心耳蓋二帝遺骸飄流  
沙漠未嘗還也悲哉

建文帝未嘗出亡

朱彞尊曝書亭集金川門之變實錄稱建文帝闔宮自

焚中使出其屍于火越七日備禮葬之遣官致祭輟朝  
三日相傳北京金山景陵之北有天下大師之塔謂是  
建文帝墳此尤無據予嘗登房山山隅有亂塔寺瘞僧  
骨不可數計繞山卸落田中亦多僧塔或題司空或題  
司徒或題帝師國師蓋遼金元舊制則然所稱天下大  
師不足為異而乃誣為建文帝墓既云不封不樹其誰  
復之表不足信也世言成德古寺為此其費本宗元封  
四姓方正學不奪十族其言亦甚高跡不至不語  
曝書亭集建文帝既自焚方正學哀杖哭闕下語文皇  
曰成王安在此事之所有也至文皇謂獨不顧九族耶

荅曰便十族奈何因并其弟子友朋為一族戮之此則  
三家却夫子之說矣歐陽夏侯尚書雖云九族者父族  
四族<sup>母</sup>三妻族二而馬鄭俱云九族上自高祖下至元孫  
九峰蔡氏從之故世言九族者名為九其實本宗一族  
迨秦漢追及三族則兼連母之黨却夫子知九族尚輕  
三族為最酷而造為是說使文皇果用是刑無舍母妻  
之族而遽及于弟子友朋者且正學之友最莫逆者無  
如宋仲珩王孟縉仲縉鄭叔度林公輔諸人叔度之弟  
叔美仲縉之子叔豐皆為及門高弟諸君惟仲縉先卒  
其餘當日咸不及于難輯其遺文以傳此足以破野史

之謬。直未嘗吞金。嘗與韓愈書曰。吾自東初。以來。年。來。嚴。震。直。未。嘗。吞。金。嘗。與。韓。愈。書。曰。吾。自。東。初。以。來。曝書亭集文皇實錄載壬午歲七月命工部尚書嚴震直戶部尚書王鈍應天府薛正言分往山西山東陝西巡視俾奏利弊震直受詔至山西九月病卒于潭州公解初不聞震直督餉山東為北兵縛置布囊夾以兩馬舁至京後使安南回滇遇建文帝慚憤吞金死也况震直之卒有忠誠伯茹常所撰神道碑可証也

野客叢書禮運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

吾昔夏禮句讀

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  
吾得乾坤焉讀此知夏禮吾能言之祀不足徵也殷禮  
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蓋于之字點句非也

宰予晝寢

子曰朽木不可雕也

野客叢書宰予晝寢夫子譏之寢者寢室也蓋晝當居

外夜當居內宰我晝居內未必留意于學故夫子譏之

非謂其晝眠也

晝者天晝也言令卦山西山東類西

晝書自行束修以上未嘗無誨焉束修非謂脯贄也蓋

筆乘自行束修以上未嘗無誨焉束修非謂脯贄也蓋

言自行束帶修飾之禮以上漢延篤曰吾自束修以來

爲人臣不陷于不忠鄧后紀云故能束修不觸羅網注  
以約束修整釋之梁商曰王公束修勵節又鄭均傳束  
修安貧恭儉節整馮衍傳圭潔其行束修其心又劉般  
傳束修其行皆是此意可見自行束修以上言能飾躬  
者皆可教也然古自有指脯贄爲束修者檀弓束修之  
問不出境穀梁束修之肉不行境中是也非邑美不

鄭論六尺之孤

筆乘學林云論六尺之孤據周禮卿大夫之職國中自  
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至六十有五皆征之韓詩  
外傳國中二十行役則七尺者二十也其升降皆五年

則六尺者十五也准此則孟子五尺之童乃十歲耳

有婦人焉

怡情小品馬之驕曰亂臣十人有婦人焉注曰邑姜蓋臆說也近有著識偏小者謂當作殷殷人者膠鬲也按殷亡鬲遁寔未臣周此不足辨而婦之必非邑姜不可不辨也予有亂臣十人武王行間誓師之言此十人必盡在左右豈可以閨中之婦褒譽于虎貔熊羆之列何以服衆心乎且武王數受之罪曰牝雞司惟家之索夫商以婦滅周乃以婦興乎即邑姜雖賢不過如太姒之克勤克儉克逮克容如葛覃卷耳樛木螽斯諸詩盡之



矣豈參闔外之謀或躬擐甲胄于疆場之間也成王大  
誥曰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迪知上帝命夫婦  
人安知上帝命且成王亦曷敢斥其母直與諸臣伍耶  
此其大証明據也學者讀書明理所不知者何妨闢焉  
獻子五友而忘其三孟子大賢也

不言暴盪舟于秦秦楚會之宋魯五羊之史而為之會  
日知錄竹書紀年帝相二十七年澆伐斟鄩大戰于澨  
覆其舟滅之楚辭天問覆舟斟鄩何道取之正此謂也  
漢時竹書紀年未出故孔安國注為陸地行舟而後人

因之唐書百官志矢石未交陷堅突衆敵  
因而敗者曰跳盪盪舟蓋兼此義

屯筆叢書 卷二 辨証

五羊之皮食牛

曝書亭集孟子百里奚自鬻于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  
牛趙岐注人言百里奚自賣五殺羊皮為人養牛自賣  
句截五殺羊皮為養牛蓋言衣此食牛也朱子集注云  
人言其自賣于秦養牲者之家得五羊之皮而為之食  
牛殆言曰自鬻得五羊之皮遂疑鬻身止得五羊皮非  
已戾廖歌云百里奚初娶我時五羊皮又曰西入秦五  
殺皮然則奚蓋服五羊之皮入秦者紉五羊為裘毛之  
最豐而賤者西服也曩客代州言之李孔德孔德不以  
為然偶讀范處義詩補傳釋羔裘之詩云素絲必以五

言蓋合五羊之皮為一裘循其合處以素絲為英飾也  
百里奚衣五羊之皮為秦養牲蓋仿古制之羔裘其製  
甚精養牲者被五羊之皮蓋賤者之服而召南在位之  
君子亦服之非節儉而何其說竟與予合按史記百里  
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奚賢欲重贖之  
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與楚曰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請以  
五殺羊皮贖之楚遂許之蓋百里奚在秦五殺其素所  
服者繆公慮楚不信故以奚所衣之服與之不然則五  
殺微物楚不豈貧之乎

市朝

純筆叢書

卷十一

辨証

七

日知錄若撻之于市朝即書所言若撻于市古者朝無撻人之事市則有之周禮司市市刑小刑憲罰中刑狗罰大刑扑罰又曰胥執鞭度而巡其前掌其坐作出入之禁令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是也禮檀弓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鬪兵器非可入朝之物奔喪哭避市朝奔喪亦但過市無過朝之事其謂之市朝者史記孟嘗君傳日莫之後過市朝者掉臂不顧索隱曰言市之行列有如朝位故曰市朝古人能以衆整如此

孟子自齊葬於魯

日知錄孟子自齊葬於魯言葬而不言喪此改葬也禮

改葬總事畢而除故反于齊止于羸而充虞乃得承間而問若曰奔喪而還營葬方畢即出赴齊卿之位而門人未得發言可謂三月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而身且不行三年之喪何以教滕世子哉

莊嶽

日知錄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注莊嶽齊街里名也莊是街名嶽是里名左傳襄二十八年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注云六軹之道反陳于嶽注云嶽里名

鈍筆叢鈔卷十一終

如... 卷十一

...

...

...

...

...

...

...

...

...

...

...

...

...

...

安固項氏水仙亭鈔書

鈍筆叢鈔卷十二目錄

辨証

血流漂杵

投木瓜

矢魚于棠

問禮老聃

瓜田不納履

殃及池魚

雀啣三鱸

桑扈竊脂

元二之灾

千里尊羹

腰帶十圍

傾國傾城

一壺千金

夜雨對床

沈腰清瘦

庸奴其夫

全圖既九外山其心書

鈍筆叢鈔

弁髦三尺

吐嗟可辨

人貌榮名

沐猴而冠

留落不偶

卮言日出

卑之無甚高論

鷄尸百戶

衣若懸鶉

形如獼猴

不即不秀

鹵莽滅裂

賜告予告

大經中經小經

五經字數

各文之體

各詩之體

鈍筆叢鈔卷十二目錄終

安固項氏水仙亭鈔書



鈍筆叢鈔卷十二

瑞安郁豫逸凡甫輯

辨証

兼明書武成云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吐血流漂杵孔安

國曰血流漂杵甚言之也愚謂血流杵不近人情今

以杵當為杆字之誤也按詩云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左

傳郤至舉此云公侯之所以杆城其民也則是古人讀

干為杆杆一名楯一名櫓漢書云血流漂櫓櫓即杆俗

呼為傍牌此物體輕或可漂也

辨証

投木瓜

西溪叢語詩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瑤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傳曰木瓜楸木報之以瓊瑤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傳曰木瓜楸木可食之木也按詩之意乃以木為木瓜為桃為李俗謂之假果者蓋不可食不適用之物也亦猶畫餅土飯之義爾投我以不可食不適用之物而我報之以瓊玉可貴之物則投我之物雖薄而我報之實厚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威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衛人思之欲厚報之則投我雖薄而我思報實欲其厚此作詩者之意也鄭箋以木瓜為楸木則是果實之木也誤矣

初學記六帖于果實木瓜門引衛風木瓜之詩亦誤昔  
之記言者謂孔子曰吾于木瓜見芑苴之禮行焉按木  
瓜詩投報之辭以為喻爾未見真有投報恐非孔子之  
言

訓五矢魚于棠

于棠

也

也

也

也

也

螢雪叢說辛酉秋因如鄱陽閱三十六家春秋解若注  
矢魚于棠雖累數說不透皆以矢為觀非也使其以矢  
為觀當時何不直書其事而乃云云若如是蓋有深意存  
焉余嘗謂矢者射也正周禮所謂矢其魚鱉而食之是  
也推而止之若舉陶矢厥謨亦射也釋書者類訓直又

非周道如抵其直如矢乃詩人比喻之辭故可以云直若書之矢謨春秋之矢魚皆出于任意而為之故可以云射自舉陶有矢謨之說而後董仲舒有射策之文君子于此可以意推不可以例觀也

問禮老聃

歸正集世傳孔子嘗師老聃而不知其說肇于莊子莊子師老聃故其著書獨尊老子且假聖人之言以譽之曰龍子猶龍孔鮒作家語據以為証漢儒輯禮記又承其言曰聞諸老聃馬遷史記又增許多訓誨孔子之語由是堅後學之信而不知莊子書多駕空寓言後世不

察家語禮記史記皆出莊子後而問禮老聃一語又備見于諸書莫詳其始于莊子且老子厭薄禮學為亂之首莊子傳其學遂有剖斗折衡之提仁義絕聖棄智等語則聃又何禮之可問耶意者聃為周藏史藏皮書之所知禮之節文孔子因往問焉容有此李信謂孔子聖自天資而能廣學以老子老而熟于古事故往問之非幼而師之也可謂得其寔矣鄭玄謂禮記問諸老聃乃古壽考之稱非作五千言者故朱子嘗疑右有兩個老

聃張橫渠亦謂其如此史記評林盧舜治曰往稱孔子問禮于老聃後世遂謂孔子為

聃之弟子雖韓昌黎亦云予竊謂問禮必以其為知禮也聃崇尚虛無蔑棄六籍其不知禮可知况禮制

于先王而周公集其大成魯周公之封國也孔子為魯人而韓宣子謂周禮盡在魯則近取之足矣何必遠求于昧哉然則何以稱問禮于老聃蓋以其不知禮故就而問之耳制字有同義曰詰曰訊曰鞠皆謂之問孔子問禮于老聃蓋以禮詰訊鞠皆謂其心服而反之禮也但不知當時所問者謂何耳

瓜田不納履

兼明書古詩云瓜田不納履愚謂履當為屨字之訛也文章之體不應兩句之內二字同音又諸經傳無納履之語按曲禮曰俯而納屨義曰俯低頭也納猶著也低頭著屨則似取瓜故為人所疑也履且無帶著時不必低頭故知履當為屨傳寫訛也

殃及池魚

日知錄東魏杜弼檄梁文曰楚國亡猿禍延林木城門  
失火殃及池魚後人每用此事清波雜志云不知所出  
以意推之當是城門失火以池水救之池竭而魚死也  
廣韻古有池仲魚者城門失火仲魚燒死故諺云城門  
失火殃及池魚據此則池魚是人姓名風俗通已按淮

有此說

南子楚主亡其猿而林木為之殘宋君亡其珠池中魚  
為之殫故澤失火而林憂則失火與池魚事本于呂氏  
春秋必已篇曰宋桓馬有寶珠抵罪出亡王使人問珠  
之所在曰投之池中于是竭池而求之無得魚死焉此

言禍福之相及也

自是兩事後人誤合為一耳攷池魚  
十四字補脫在事字上

雀啣三鱸

顏氏家訓後漢楊震傳有冠雀啣三鱸魚飛集講堂都講取魚進曰蛇鱸者卿大夫之象也多假借為鱸鮪之鱸俗學之士曰謂之鱸魚按魏武四時食制鱸魚大如五斗奩長一丈郭璞註爾雅鱸長三丈安有鶴雀能勝一者况三頭乎鱸又純灰色無文章也鱸魚長者不過三尺大者不過三指黃地黑文故都講云蛇鱸卿大夫之象續漢書及搜神記亦說此事皆作鱸字孫卿云魚鱸鱸鱸及韓非說苑皆云鱸似蛇字假鱸為鱸其來已久



蘇軾桑扈竊脂帝明之文每讀之云二之也  
宋邱光庭兼明書釋鳥云桑扈竊脂郭璞云俗謂青雀  
紫曲食肉好盜脂膏食之曰以爲名非也按下文夏扈  
竊系秋扈竊藍冬扈切黃棘扈竊丹豈諸扈皆善爲盜  
而偷竊玄黃丹藍者蓋竊之爲言淺竊系者淺黑色也  
竊藍者淺青色也竊黃者淺黃色也竊丹者淺赤色也  
竊脂者淺白色也今三四月間采桑之時見有小鳥灰  
色眼下正白倍名白鵝是也以其采桑時來故謂桑扈  
而郭注謂竊脂爲盜脂肉一何謬哉

元二之灾

野客叢書容齋隨筆曰鄧騭為大將軍時遭元二之災  
人民饑荒注即元元也二字二點也漢碑有楊孟文石  
門頌云中遭元二西夸殘害孔耽碑云遭元坎珂人民  
相食趙氏金石跋若讀元元不是文理疑當時自有此  
語漢注非也按漢王充論衡恢國篇云今上嗣位元二  
之間嘉德布流三年零陵生芝草四年甘露降五年芝  
復生六年黃龍見則所謂元二者謂建初元年二年也  
安帝永初元年二年郡國地震大水鄧騭以二年十一  
月拜大將軍則知所謂元二者謂永初元年二年也僕  
觀陳忠傳曰自帝即位之後頗遭元二之厄忠以為憂

上疏曰臣竊見元年以來盜賊連發云云其言如此蓋  
信所謂元二者乃元年二年又按忠仕于永初中則所  
謂元二之時正與鄧騭之時甚合蓋知隨筆所考為有  
驗矣國朝今醫之一部與也大山中派之入數不與六  
入之千里尊美亦其也  
路史世說中有陸機對王武子羊酪之敵云千里尊美  
未下鹽豉耳人皆疑千里二字說者謂千里是吳中湖  
名而人猶未信近閱南史崔思祖傳亦有千里尊美之  
說則千里為湖名無可疑矣且杜甫有別賀蘭鈺詩云  
我戀岷下芋君思千里尊以千里對岷下並是地名尤

可証也

### 腰帶十圍

宋何光遠鑑戒錄前史稱腰帶十圍者甚衆近者北史又云庾信身長十尺腰帶十圍圍者環繞之義古制以圍三徑一即一圍者三尺也豈長八尺之人而繫三十尺之腰帶乎甚非其理此圍蓋取兩手大指頭指相合為一圍即今謂之一搦是也太凡中形之人腰不過六尺七尺今小圍是一尺則身八尺腰帶一丈得其宜矣

### 傾國傾城

雍瓦牖間評漢書李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

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傾城與傾國  
佳人難再得注云非吝惜城與國但以佳人難得愛悅  
之深不覺傾覆余謂此說非也所謂傾城與傾國蓋一  
城一國之人皆傾心而愛悅之非謂佳人解傾人國也  
若果傾人城傾人國武帝雖甚昏蒙其敢求之矣且延  
年亦曉人方欲感動其君而諄諄及之而其言乃險巇  
如此其欲人君之聽也難矣將何以成事乎故余謂延  
年之言必不然乃解注者之失也唐劉夢得牡丹詩云  
唯有牡丹真國色花開時節動傾城依法者之言則牡  
丹亦解傾人之城也

長亦一壺千金

遊齋閒覽傳云中流失船一壺千金乃今所謂浮環者

凡渡江海必預備浮環以防風濤覆溺之患其形如環

而空中以帛為帶挂之項上出兩手以按之則浮而不

溺可以待救至今浙人呼為壺

中流二語本鷓  
冠子船叶音循

茶果夜雨對床

野客叢書人多以夜雨對床為兄弟事如東坡與子由

詩引此蓋韋蘓州示元真元常詩寧知風雨夜復此對

床眠也然韋又有詩贈令狐士曹曰秋檐滴滴對床寢

山路迢迢聯騎行則當時對床夜雨不特兄弟為然於

安國項氏水仙亭鈔書

朋友亦然。異時白樂天招張司業詩云：能來問宿者，聽雨對床眠。此善用韋意，不膠于兄弟也。

沈腰清瘦

野客叢書今詩詞中有沈腰清瘦之語。僕考之約之言

曰：老病百日數旬，草<sup>帶</sup>常移孔以手握臂，計月小半分于

傳文初無腰瘦之語。詞蓋述其意耳。僕觀王約戲沈昭

畧曰：汝是沈昭畧，何以瘦而狂耶？此却有沈瘦二字。

庸奴其夫

甕牖閒評顏師古解漢書庸奴其夫，謂不恃賴其夫視夫若庸奴然。考史記張耳傳云：外黃富人女甚美，嫁庸

奴亡其夫去抵父家然則庸奴乃是人名非鄙視之如庸奴也

弁髦三尺

正字通三尺法謂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故俗謂舞文為弁髦三尺今以三尺為刑具如笞杖之類非也

咄嗟可辦

石林詩話晉書載石崇豆粥咄嗟可辦此晉人一時語咄嗟猶言呼吸以所辦之物易于呼吸之間耳

嗟子夜切音借

人親榮名

升庵外集親猶頂戴也今人猶云頂好名目即古人親



榮名之意親音墨又史記游俠傳讚誘人親榮名豈有  
既乎注榮名飾表樹譽無極也

本註沐猴而冠

漢書注沐猴出蜀賓國即獼猴也性輕躁以喻楚人容

止以沐浴解之未確

文帝留落不偶甚高

漢書霍去病傳諸將留落不偶注留謂遲留落謂墮落

也

卮言日出高篇

莊子寓言篇卮言日出注卮酒器也滿則傾空則仰比

屯筆叢鈔 卷十二 辨証

之言因物隨變也

卑之無甚高論

野客叢書今人以卑之無甚高論之語卻所說之卑者甚失當時之意按張釋之傳釋之朝卑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無甚高論令今可行也于是釋之言秦漢間事秦所以失漢所以興者文帝稱善所謂卑之無甚高論者文帝惧釋之陳五帝三王上古久遠之事無益于時故令陳今可行之說釋之遂言秦漢之事文帝所以稱善則卑之無甚高句自是兩句今人作一句讀之所以失當時之意也

文也。鷄尸百戶。外黃西歸。煇爨。林氏善。林也。不。谷。其  
曝書亭杜佑通典。譌百石。卒史為百戶。吏卒按漢書。儒  
林傳。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臣瓚以為卒史秩百石者。  
劉昭注續漢書百官志。引應劭漢官儀。河南尹百石。卒  
史二百五十人。黃霸傳。補二百卒史。蓋秩有不同。故舉  
石之多寡。別之。我聞在昔。有釋戰國策。更雞口作雞尸。  
貽笑執林。以百石為百戶。是鷄尸之類也。

衣若懸鷄

正字通。鷄尾特禿。若衣短結者。故凡敝衣曰衣若懸鷄。

形如獼猴

事文類聚歐陽率更親侵陋長孺無忌嘲之云誰令麟

閣上書此一獼猴好事者遂造白猿之說謗及其親白猿

事見太平廣記

不即不秀

留青日札元時稱人以即官秀為等第不即不秀是言

其不高不下也

鹵莽滅裂百言法能動心鹵莽滅裂鹵剛

升庵外集耕之不善者曰鹵莽耘之不善曰滅裂鹵剛

之地也耕剛之地必加功呂覽耕道篇所謂強土而弱

之也莽草莽之地詩所謂載芟載柞乃善耕也不治其

剛鹵不芟其草莽是曰鹵莽之耕芸以去草古有鳥芸  
之說如鳥俯而啄食乃善耘也呂覽善耘者長其兄而  
去其弟兄嘉禾也弟荼蓼也不善耘者長其弟而去其  
兄是滅也裂者并其土而拍之

賜告予告

宋夢得避暑錄話賜告予告孟康解漢書以為休假之  
名非也告者以假告于上從之而或賜或予告故因謂之  
告左傳言韓獻子告老豈亦假耶顏師古以為請謁之  
言是也然謝病謝事亦為告則非是謝者置其事與言  
病而去爾古文皆相因為義自可以為意通而說者每

鑿而附會是以愈傳愈失真也

大經中經小經

天祿識餘唐制以禮記春秋左傳為大經詩周禮儀禮為中經易尚書公穀傳為小經當是以卷帙繁簡為次第耳

五經字數

鄭耕老勸學編毛詩三萬九千一百二十四字尚書二萬五千七百字周禮四萬五千八百六字禮記九萬九千二十字周易二萬四千二百七字春秋左氏傳一十九萬二千八百四十五字論語一萬二千七百字孟

子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孝經一千九百三字大小  
五經合四十七萬五千九百九十字且以中才為率若  
日誦三百字不過四年半可畢或以天姿稍鈍減中才  
之半日誦百五十字亦止九年可畢苟能熟讀而溫習  
之使入耳者着心入不忘失全在日積之功未盡也至

各文之體

即仁瑛七修類藁詔制勅誥皆王言也若書之典謨訓  
誥誓命之類三代無名秦李斯議命為制令為詔至漢  
高祖有太子勅武帝有責楊僕勅誥雖本于湯誥布告  
于四方者也與詔同義然聖經不與後世文辭同故辨

體取春秋傳文為式今乃告身之誥是也夫四體有唐以後多用四六殊不知制誥雖可而詔勅必須直言皆貴乎典雅溫潤理不可僻語不可巧也策義有二在漢若治安賢良在宋若臣事民政類今之奏疏故說文曰謀也問而答之謂之對策則今之科場者是也呂東萊分之為二類是矣辨體載制策而遺對策恐未盡也至于冊立皇后太子晉宋九錫文冊蓋冊策通用古以竹簡書乃用此冊字其文則又上與下之言也表者白也以情告表白于外漢則散文唐以後用四六真西山云表中眼目全在破題又忌太露文必簡潔精緻也文章



緣起曰露布始于賈洪為馬超伐曹搆予考漢桓時地  
因數震李雲露布上書移副三府注不封則是漢時已  
有其名至魏以後專為軍書本義露于耳目布之四海  
也若元魏戰捷欲聞于天下乃書帛建漆竿之上名為  
露布文心雕龍又曰露板皆因其名巧用其義耳檄者  
激也始于張儀為檄楚相辭意則暴彼罪惡揚已威武  
論天時人事使忠義憤發亦軍書也箴銘頌贊體皆韻  
語而義各不同箴者規戒之辭如箴之療疾銘者銘器  
自警贊者稱揚贊美頌則形容功德皆起于三代惟贊  
始于漢之班固辨體論之詳矣文則賸麗宏肆而有雍

容起伏之態記者紀也禹貢顧命義固祖未有名也戴  
記學記文選又不載焉以非後世文辭同也故以韓柳  
為祖記其日月人事後略為議論而已與志無遠焉序  
者次序其事也始于詩書之有序故金石例曰序典籍  
之所以作也後世贈遠宴集等作是也論者議也昭明  
文選以其有二體一曰史論乃史臣于傳末作議論以  
斷其人之美惡一曰論則學士大夫議論古今時勢人  
物意思過為之分善惡乎劉勰曰陳政則與議說合契  
說經則與傳注參體辨史則與贊辭齊行詮文則與序  
引共紀信夫說者釋也述也解釋義理而以己意述之

祖于夫子說封許慎說文盧學士曰說者出自己之意  
橫說豎說以抑揚詳贍為上若陸機文說焯燁而譎誑  
豈知言哉解之義近于說矣而原始于唐原者推原也  
辨者辨析也一則由于易之原始返終之訓一則由于  
孟子好辨之答故有是名文體則皆以退之五原辨諱  
等作必須理明義精曲折詳盡有関世故之大者可名  
之也奏疏之名不一曰上疏曰上書曰奏劄曰奏議曰  
奏狀恐其漏泄俱封囊以進故謂之封事臣告君之辭  
也祖于伊訓無逸諸篇彈文固目中之一而其辭要核  
實風軌所謂氣沉墨中聲動簡外可也傳則載一人之

事創自司馬遷體自不同如遷之作荀孟不正言而及諸子范曄之傳黃憲無事迹而言語形容此體之變也至韓作毛穎又變體之變此在作者之筆也行狀則寔紀一人之事為死者求志之辭也埋銘墓誌墓表墓碣皆一類也銘志則埋于石表碣則樹于外述其世系歲月名字爵里學行履歷恐陵谷變遷故也然在內者文簡在外者稍詳表謂有官碣謂無官者漢晉來有之矣誄辭哀辭祭文亦一類也皆生者悼惜死者之情隨作起義而已辭貴親切真實情溢于言也若禱神之文又當為悔過遷善之語題跋漢晉諸集未載惟唐韓抑有

讀某書某文題宋歐曾又有跋語其意不大相遠故文  
鑑文類總曰題跋其義不可墮人窠臼其辭貴簡健峭  
拔故又甚于題也辭賦一例古文辨體辨之詳矣予不  
贅焉辨辭出古貴平澹入辭則宜富貴平壯  
之於各詩之體曰古詩與賦頗殊力少則要意稱  
七修類藁四言古詩如舜典之歌已其始矣今但以三  
百篇而下論之漢有韋孟一篇雖入諸選其辭多誹怨  
而無優柔不迫之意若晉淵明停雲茂先勵志等作當  
為最古者也後惟子厚皇雅章其庶幾乎故子西曰退  
之不能作也蓋此意摩擬太深未免踏襲風雅多涉理

趣又似銘贊文體世道日降文句難古非辭意渾融性情流出安能至哉五古源於蘓李流于曹劉乃其冠也汪洋乎兩晉靖節最為高古元嘉以後雖有三謝諸人漸為鏤刻迨唐陳子昂出一掃隨之弊所謂上過貞觀之微波下決開元之正派直至考亭夫子又得其雅正之純也楊仲宏曰五言詩或興起賦起比起須要意辭溫感慨傷思者貴乎感動人情閒適寫景者貴乎雅淡悠揚如古詩十九首是也嗚呼豈易能哉七言古唐詩品彙高漫叟詩話皆云雖起于漢武柏梁之作而甯戚南山歌已備其體矣予意高歌後雖七言首二句三言

安國項氏水仙亭鈔書

已非古詩之體蓋歌行可以長短句七古恐當一律成  
文始于漢武無疑也若以商歌為是則薤露等篇亦可  
以入矣但選中有襍一二歌字者不知何也惟品彙最  
高辭旨雖似古詩而題中著一歌字者則多入長短句  
矣故詩法辨體入韓公河之水于七言不知劉履又斷  
為此楚辭也絕句之法揚伯謙曰五言絕句盛唐初變  
子夜體六言則摩詰倣顧陸作七言初唐尚少中唐漸  
甚揚言大略如此而不考梁簡文夜望魚雁則已有七  
言絕但少耳欲行等作詩林辨體云昔人論歌辭有聲  
有辭若郊廟樂章及歌等曲是也有有辭無聲者若

後人之所述作未必盡可被于管絃也夫自周哀采詩之官廢漢魏之世歌詠襍興故本其命篇之義曰篇因其立辭之意曰辭體如行書曰行述事本末曰引悲如蛩蠶曰吟委曲盡情曰曲放情長言曰歌言通俚俗曰謠感而發言曰嘆憤而不怒曰雖其名各不同然皆六義之餘也唐世詩人共推李杜太白則多擬古題少陵則即事名篇此又所當知也律詩雖始于唐亦由梁陳以來駢儷之漸不若古體之高遠大抵律詩拘于定體詩至此而古意微矣雖然對偶音律亦文辭之不可廢者但至於換句拘體之類又律之變斯為下矣楊仲宏



云凡作律詩起處要平直承處要春容轉變化結處要  
淵永上下要相聯首尾要相應最忌俗字俗意俗韻俗  
語可謂至妙之言也排律雖始于唐其源自顏謝諸人  
古詩之變首尾排句聯對精密梁陳之間儷句尤多大  
抵止于五七言則絕少不當鍊字鍛句大致工巧只要  
抒情陳意通篇貫徹如老贈韋左丞等作前後不對處  
有此極佳也

鈍筆叢鈔卷十二終

卷之三

...

...

...

...

...

...

...

...

...

鈍筆叢鈔卷十三目錄

辨証

三百篇非孔子所刪

古詩十九首為枚乘等作

杜詩不避閑字

退之注論語

東萊博議

陳壽三國志

唐宋八大家文

瘞鶴銘

換鵝經

淳化閣帖

鶴頭書

神童詩

玉帳經

銀河掉

琵琶記

荆釵記

鍾筆叢鈔

中山狼傳奇

念奴嬌

阿鞞廻

想夫憐

楊白花

昔昔鹽

解紅

劍器閣詩

善宋人大表文

蘇麟發

東萊射籍

刺長三國志

林翁不戰開卷

聖之武備

三百篇非瓜于瓜

古詩十九首為林東萊書

雜玉

鈍筆叢鈔卷十三目錄終

安固項氏水仙亭鈔書

鈍筆叢鈔卷十三

瑞安郁豫逸凡甫輯

辨証

三百篇非孔子所刪

曝書亭孔子刪詩之說倡自司馬子長歷代儒生莫敢異議惟朱子謂經孔子重新整理未見得刪與不刪又謂孔子不曾刪去只是刊定而已水心葉氏亦謂詩不因孔子而刪誠千古卓見竊以詩者掌之王朝班之侯服小學大學之所諷誦冬夏之所教莫之有異故盟會聘問燕享列國之大夫賦詩見志不盡操其土風使孔

子以一人見取而刑之王朝列國之臣其孰信而從之者且如行以肆夏趨以采齊樂師所教之樂儀也何不可施於禮義而孔子必刑之俾堂上有儀而門外無儀何也凡射王以騶虞為節諸侯以狸首為節大夫以采繁為節士以采蘋為節今大小戴記載有狸首之辭未嘗與禮義悖而孔子于騶虞采繁采蘋則存之于狸首獨去之俾王與大夫士有節而諸侯無節又何也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大射儀乃歌鹿鳴三終乃管新宮三終而孔子于鹿鳴則存之于新宮則去之俾歌有詩而管無詩又何也肆夏繁過渠天子所以享元侯者故

九夏掌于鐘師而大司樂王出入奏王尸出入奏肆夏  
牲出入奏昭夏鄉飲酒之禮賓出奏陔鄉飲之禮賓興  
奏陔大射之儀公升即席奏陔賓醉奏陔公入醵此又  
何不可施于禮義而孔子必刪之俾禮廢而樂缺又何  
也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歸以祀其先  
王孔子殷人乃反以先世之所校歸祀其祖者刪其七  
篇而止存其五又何也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祭公  
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詩之合乎禮義者莫此若  
矣孔子既善其義而又刪之又何也且詩至於三千篇  
則輜軒之所采定不止于十三國矣而季札觀樂于魯

所歌風詩無出十三國之外者又于所雅言一則曰詩三百再則曰誦詩三百未必定屬刪後之言况多至三千樂師蒙叟安能徧為諷誦竊疑當日掌之王朝班之侯服者亦止于三百餘篇而已至歐陽子謂刪詩云者非止全篇刪去或篇刪其章或章刪其句或句刪其字此又不然詩云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惟其詩孔子未嘗刪故為弟子雅言之也詩曰衣錦尚絅文之著也惟其詩孔子亦未嘗刪故子思子舉而述之也詩云誰能秉國成今本無能字猶夫殷鑒不遠在于夏后之世今本無于字非孔子去之也流傳既久

安國項氏水仙亭鈔書



偶脫去爾昔者子夏親受詩于孔子矣其稱詩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惟其句孔子亦未嘗刪改故子夏所受之詩存其辭以相質而孔子亟許其可與言詩初未嘗以素絢之語有害于義而斥之也由是觀之詩之逸也非孔子刪之可信已


池北偶談亦有入王是說與此較畧

古詩十九首為枚乘等作

曝書亭昭明文選初成聞有千卷既而略其蕪穢集其清英存三十卷擇之可謂精矣然入選之文不無偽製所錄古詩十九首以徐陵玉臺新咏勘之枚乘詩居其八至馭車上東門行載樂府雜曲歌辭其餘六首玉臺

不錄就文選本第十五首而論生年不滿百長懷千載  
憂晝短而夜長何不秉燭遊則西門行古辭也古辭夫  
為樂當及時何能坐愁怫鬱當復來茲而文選更之曰  
為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古辭貪財愛惜費但為後世  
嗤而文選更之曰愚者愛惜費但為後世嗤古辭自非  
仙人王子喬計會壽命難與期而文選更之曰仙人王  
子喬難可與等期裁翦長短句移易其前後襍糅置十  
九首中沒枚乘等姓名槩題曰古詩要之皆出文選樓  
中諸學士之手也徐陵少仕于梁為昭明後進不敢明  
言其非乃別著一書列枚乘等姓名還之作者殆有微

意焉劉知幾疑李陵答蘇武書為齊梁文士擬作蘇子  
瞻疑陵武贈答五言亦後人所擬而統不能辨非不能  
辨也昭明優禮儒臣容其作偽今文選盛行作偽者心  
不勞也已

對卷杜詩  


仇兆鰲杜詩詳註杜公之父名閑詩集中閑字兩見註  
家曲為避諱如留歡卜夜閑改為上夜闌翩翩戲蝶過  
閑慢改為過閑慢若畫馬贊有御者閑敏却未嘗避李  
東陽麓堂詩話閑敏可作開敏按易爻良馬逐利艱貞  
日閑輿衛此閑字所本若作開敏便非考諸古禮臨文

原不諱也

此固字西本若於此則必動非若古詩古文

東也退之注論語

海官於開必其是之身其必其必其

野客叢書聞見錄曰張籍祭韓退之詩曰魯論未訖注

手足今微茫是退之嘗有論語注而未成也今世所傳

宰我晝寢作畫三月不知肉味三月作音是其所注者

僕考李漢序退之集曰有論語注十卷後世罕傳然縉

紳先生往往有道其三義者近時錢唐汪充家有是本

王公存刊于會稽郡齋曰韓文公論語筆解自學而

至堯曰二十篇文公與李翱指摘大義以破孔氏之法

正所謂三義者觀此不可謂魯論未訖注後世罕傳也

然觀聞見錄引三月不知肉味三月作音字今所行筆  
解無此語往往亦多遺佚或謂韓公所解多改本文近  
于鑿僕又觀退之別集答侯生問論語一書有曰愈昔  
法解其書不敢過求其意取聖人之旨而合之則足以  
取信後生輩耳韓公以此自謂夫豈用意于鑿乎

東萊博議

七修類稿東萊呂成公祖謙娶後一月不出閨人謂其  
色荒也及出乃成左氏博議一帙今之為師者皆以此  
警惰余獨疑之蓋一月三十日今博議不下八九十篇  
一日將幾篇矣况又言辭精選則其他尚多古人雖力

勤而亦恐不若是之易也後乃于金陵嚮書者得一全  
帙總二十五卷百六十八篇前有自序謂為課試之文  
而作帑板皆佳信舊書也則知不傳已久宜乎人言若  
是於醜索東萊呂氏曰今世無學於一民不出國入館其  
陳壽三國志

曝書亭陳壽良史也世誤信晉書之文謂索米丁氏之  
子不獲竟不與立傳又輕諸葛亮將略非長無應敵之  
才以此訛壽至宋尹起莘從而甚之其言曰自陳壽三  
國全以天子之志予魏而以列國待漢收天下三分之  
二司馬氏繼之于時作史者王沈則有魏書魚豢則有

魏略孔衍則有魏尚書孫盛則有魏春秋郭頒則有魏  
晉世語之數子者第知有魏而已壽獨齊魏于吳蜀正  
其名曰三國以明魏不得為正統其識迥拔乎流俗之  
表且夫魏之受禪也劉虞辛毗華歆劉若輩頌功德李  
伏許芝上符瑞先後動百人其文見裴松之注至今遺  
碑在許大書深刻而壽盡削之不以登載至先主王漢  
中即帝位于武擔蜀之群臣請封之辭勸進之表告祀  
皇天后土之文大書特書明著昭烈之紹漢于蜀以見  
良史用心之苦矣街亭之敗壽直書焉諛違亮節度舉  
動失宜為張郃所敗初未嘗以父參謀軍被罪借私隙

咎亮至謂亮應變將略非其所長則張儼袁準之論皆  
然非壽一人之私言也壽于魏文士惟為王粲衛顛五  
人等立傳粲取其興造制度顛取其多識掌故若徐幹  
陳琳阮瑀應瑒劉楨僅于粲傳附書彼丁儀丁廙何當  
立傳乎造此謗者亦未識壽作史之大凡矣噫綱目紀  
年以章武接建安而後得統之正然百世之下可耳其  
在當時蜀入于魏魏禪于晉壽既仕晉安能顯尊蜀以  
于大戮乎書曰責人斯無難尹氏之責予竊以為未得  
其平也

唐宋八大家文



靜志居詩話世傳唐宋八大家文為茅鹿門所定非也  
是臨海朱右伯賢所編洪武三年右召修元史六年修  
日歷除翰林編修七年修洪武正韻等書當日亦以理  
學文章自命于春秋傳國語則有類編于戰國先秦兩  
漢則有秦漢文衡于唐宋則首定韓柳歐陽曾王三蘇  
為八先生集于元則有文類而又于史則有統紀要覽  
通鑑綱目考証鹿門饒于財付梓開雕即其評語稱閔  
壯繆為閔壽亭不亦謬甚  
其瘞鶴銘  
輟耕錄瘞鶴銘刻鎮江焦山下頑石上潮落方可模相

傳為王右軍書惟宋黃魯東觀餘論云為陶隱居書良  
是其曰今審定文格字法殊類陶洪景洪景自號華陽  
隱居今號真逸者豈其別號與又其注真誥但云已卯  
歲而不著年名其他書亦爾今此銘壬辰歲甲午歲亦  
不書年名此又可証云壬辰歲梁天監十一年也甲午  
歲十三年也按隱居天監七年東遊海嶽權駐會稽永  
嘉十二年乙未歲始還茅山其弟子周子良仙去為之  
作傳即十一十二年正在華陽矣後又有題丹陽尉江  
陰宰數字當是效陶書故題于石側也王逸少以晉惠  
帝大安二年癸亥歲年五十九至穆帝昇平五年辛酉

歲卒咸和九年甲午歲逸少年方二十三至永和七年  
辛亥歲年三十八歲始去會稽閒居不應二十三歲已  
自稱真逸也又未官于朝及閒居時不在華陽以是考  
之決非王右軍書也審矣歐陽文忠公以為不類王右  
軍書法而類顏魯公又疑是顧况云道號又疑王瓚皆  
非睿字長孺號雲林子卽武人又董道書跋第六卷載  
南陽張舉子厚所記云瘞鶴銘今存于焦山凡文章句  
讀之可識及點畫之僅存者百三十餘言而所亡失五  
十字計其完書蓋九行行之全者二十五字而首尾不  
預焉熙寧三年春余索其逸遺于焦山之陰偶得十二

字于亂石間石甚迫隘偃卧其下然後可讀故昔人未  
之見而世不傳其後又有陽外仙江陰真宰八字為似  
是真侶之號今取其可考者次序之如此又董君自書  
其後云文忠集古錄謂六百字今以石校之為行凡十  
八為字二十五安得字至六百疑書之誤也余于崖上  
又得唐人詩詩在貞觀中已列銘後則銘之刻非顧况  
時可知集古錄豈又并詩繫之耶董君字彥遠號廣川  
東平人又國朝鄭杓衍極第二卷論瘞鶴銘而劉有定  
釋云潤州圖經以為王羲之書或曰華陽真逸顧况號  
也蔡君謨曰瘞鶴文非逸少字東漢末多善書惟隸最

盛至于晉魏之分南北差異鍾王楷法為世所尚元魏  
間盡習隸法自隨平陳中國多以楷隸相參瘞鶴文有  
楷隸筆當是隨代書曹士冕曰焦山瘞鶴銘筆法之妙  
為書家冠冕前輩慕其字而不知其人最後雲林子以  
為華陽隱居為陶洪景及以句曲所刻隱居朱陽館帖  
參校然後衆疑始釋其賞鑒可謂精矣以余考之山樵  
下有書字真宰下有石二字一本我傳爾銘作出于  
上真爾其藏靈作紀爾歲辰張舉本作丹陽外仙卻亢  
本作丹陽仙尉又有作丹陽外仙尉者且中間詞亦多  
先後不同尚俟拏舟過揚子手自摹印以稽其得失之

一二可也

換我鴛經

七修類藁王羲之書經換我鴛事張漢沖雲谷襍記辯之甚明但文多而難備錄蓋以羲之兩次事也今予略具辨直著其義于左一書道德經是偶閱山陰道士之鴛求市不得因為寫換也此出傳中所謂寫畢籠鵝而歸一書黃庭經亦山陰道士好黃庭又知羲之愛白鴛遂以數頭贈之得其妙翰出張房雲笈七籤俱緣寫經換我鴛故後人指為一事辨之紛紛也獨李白于右軍詩曰右軍本清真瀟灑在風塵山陰遇羽客愛此好鵝賓掃素寫道

德筆精妙入神書罷籠鵝去何曾別主人又送賀賓客  
歸越詩鏡湖秋水漾晴波狂客歸舟興若何山陰道士  
如相見為寫黃庭換白鷺此可知矣

淳化閣帖

輟耕錄淳化閣帖非精于賞鑒者莫能辨其真偽非博  
于討論者不可得其源流第六卷中嘗記祖石刻之說  
今復究研大略于稽古之書質正是否于好事之人用  
贅於此云宋太宗留意翰墨淳化中出御府所藏命侍  
書王著臨榻以棗木鏤刻釐為一十卷於每卷末篆題  
云淳化三年壬辰歲十一月六日奉聖旨模勒上石至

仁宗又詔僧希白刻石于秘閣前有目錄卷後無篆題  
世傳以為二王府帖者非也蓋元佑中親賢宅從禁中  
借板墨百本但用潘谷墨光輝有餘而不甚黟黑又多  
木橫裂紋時有斂散誰字處親賢宅魏王所居魏王二  
王也又有高宗紹興中國子監本其首尾與淳化略無  
少異當時御前拓者多用匱帑蓋打金銀箔者也自後  
碑工作蟬翼本且以厚帑覆板上隱然為銀挺據痕以  
愚人但損剝非復拓本之道勁初徽宗建中靖國間出  
內府續所收書令刻石即今續法帖也大觀中又奉旨  
摹搨歷代真跡刻石于太清樓字行稍高而先後之次



與淳化則少異其間數帖多寡不同各卷末題云大觀  
三年正月一日奉旨摹勒上石此蔡京書也而以建中  
靖國續法帖十卷易去歲月名銜以為後帖又刻孫過  
庭書譜及貞觀十七帖總為二十二卷謂之大觀太清  
樓帖者絳帖尚書郎潘師旦以官帖摹刻于家為石本而傳  
寫字多舛謬世稱為潘駙馬帖凡二十卷其次序卷帖  
雖與淳化官帖不同而實則祖之特有所增益耳單炳  
文曰淳化官本法帖今不復多見其次絳帖最佳而舊  
本亦已艱得嘗以數本較之字畫多不侔煒家藏舊本  
比之今本第九卷內今本多誤筆法且俗曹士冕曰帖

總二十卷原無字號及斷眼數目單炳文曹士冕各有  
模刻本世傳潘氏析居法帖分而為二其後廣州公庫  
乃得其一于是補刻餘帖名東庫本第九卷之舛誤蓋  
始于此且逐卷逐段各分字號以日月光天德等二十  
字為次第後避金主亮諱但庾亮內亮字皆去右邊轉  
筆謂之亮字不全本又有新絳本北方別本武岡新舊  
本福清烏鎮彭州資州本本本前十卷等類皆絳帖之  
別名潭帖者慶曆中劉丞相帥潭日以淳化官帖命慧  
照大師希白模刻于石寘之郡齋增入傷寒十七日王  
濛顏真卿諸帖而字行頗高與淳化閣本差不同逐卷

有慧照大師希白重模字而歲月各異中間謬處甚多  
朱文公譏其極為可咲者是也潭帖之別則有劉承相  
私第本長沙碑匠新刻本三山本蜀本廬陵蕭氏本  
等類甚多戲魚即臨江帖也元祐間劉次莊以家藏淳  
化閣帖十卷模刻于戲魚堂除去篆題而增釋文慶元  
中四川總領權安節又重摹于利州黔江者黔人秦世  
章于長沙買石摹僧寶月古法帖十卷寶月慧照也謀  
舟載入黔中璧之黔江之紹聖院後題云長沙湯正臣  
重摹鼎帖板本校諸帖增益最多澧陽石刻散失僅存  
者右軍數帖而已又有淳熙修內司本北方印成本烏

鎮張氏福清李氏本若此之類大抵皆法帖一再之翻  
摹殊失筆意無足觀者汪遠字季路衢州人也官至端  
明殿學士建集古堂藏竒書秘蹟金石遺文二千卷著  
淳化閣帖辨記共十卷極為詳備末云其本乃木刻計  
一百八十四版二千二百八十七行其逐段以一二三  
四刻于旁或刺人名或有銀鋌印痕則是木裂其墨乃  
李廷墨黑甚如漆其字精明而豐腴比諸刻為肥劉潛  
夫曰近人多不識閣帖某家寶藏本皆非真真者字極  
豐穰有神采如潭絳則大瘦臨江則太媚又曰李廷珪  
墨印造余始得汪端明所記閣帖行數恨無真帖叅較

晚使江左用二千楮致一本尤伯晦見之曰寶物也夫  
真帖可辨者有數條墨色一也他本刊卷數在上版數  
在下惟此本卷數版數字皆相聯屬二也他本行數字  
比帖字小而瘦此本行數字比帖中字皆大而濃三也  
余所得江左本每版皆全帙無接黏處一部十卷無一  
版不與端明所記合乃知昔人裝背之際寧使每版行  
數或多或寡不肯翦截湊合者欲舊帖之真面目四也

鶴頭書

筆乘蕭子良古今隸篆文體曰鶴頭書與偃波書俱詔

版所用漢謂之尺一簡唐詩鶴書猶未至卿出白雲來

是也 因意謂之 凡六箇 惠若麟書 醉未至 帆出白雲來

筆來 神童詩 古今特異 文豔曰 麟顯書 與新或書 身於

湧幢小品 汪洙字德温 鄞縣人 九歲能詩 上官聞而召

之時 衣短褐 以進 問曰 神童衫子何短 耶應曰 神童子

袖大 惹春風 未去朝天子 先來謁相公 世以其詩 銓補

成集 訓蒙為汪神童詩 汪登元符三年進士 仕至文華

殿大學士 謚文莊 前二三葉為汪 後則襍采他詩 銓補

五不玉帳 經卷幾 殊名古 賦類 為二也 山本 許 卷石

張漢冲雲谷襍記 杜子美送嚴鄭入朝詩云 空留玉帳

術 愁殺錦城人 王洙注帳兵書也 後來增釋不遇曰 玉

帳經一卷而已俱不得其詳也按玉帳乃兵家之方位  
謂主將于其方置軍帳則堅不可犯猶玉帳然出于黃  
帝遁甲以月建前三位取之如正月建寅巳為玉帳主將  
宜居之李白司馬將軍歌云身居玉帳臨河魁謂主將  
之帳在戌也非深識其法不能為此也

利祿銀河掉

升庵外集元至正間瑞州上高縣有術士曾義山者善  
卜復遇異授其書名銀河掉後占卜如神密藏其書于  
胡蘆石畔臨終謂其子曰某月某日有劉姓者過吾家  
取書與之戒不可洩劉公伯溫官江西高安果經山家

其子如山言授之遂棄官歸青田見太祖于金陵彙言  
小說乃云劍公得石匣兵書非也

琵琶記 其書曰 琵琶記 古十 卷 密 難 其 書 七

明詩綜詩詩顧仲瑛輯元者舊為玉山雅集中錄高則  
作稱其長才碩學為時名可知則誠不專以詞曲擅美  
也世傳琵琶記為薄倖王四而作此殆不然陸務觀詩  
斜陽古柳趙家莊村鼓盲翁正作場死後是非誰管得  
湍村聽唱蔡中郎是南渡日已演作小說矣聞則誠填  
詞夜案燒雙燭填至喫糠一齣糠和米本一處飛雙燭  
花交洵為異事也蔣仲舒堯山堂外紀謂撰琵琶者乃



杖其字則誠按涵虛子曲譜有高杖而無高明蔣氏或

有所據俟再考

莊獄委設琵琶記中所稱牛丞相即僧儒也僧孺子蔚與同年鄧敬相善強以

女弟妻之而牛氏甚賢鄧元配亦婉順有謙德鄧携牛氏踈牛李二人各以門第年齒相讓結為姊妹其

事本玉泉子作者以踈伯喈蓋恨其有愧于忠而以不思孝譏之也

荆釵記

天祿識餘玉蓮王梅溪先生十朋之女孫汝權宋進士

與梅溪為友敦尚風誼先生勅史浩八罪汝權實慙忠

之史氏所最切齒遂妄作荆釵記傳奇故謬其事以蠶

之勞大昕甌江逸志亦載此說

中山狼傳奇

明詩綜詩話中山狼小說乃東田馬中錫所作今載其  
集中世傳以訾李獻吉者數其負德涵也攷之康李未  
嘗隙末黃才伯有讀林見素抹空同奏疏詩云憐才不  
是雲莊老愁殺中山獵後狼然則當日所訾乃負林見  
素耳

### 念奴嬌

七修類藁念奴嬌名娼也連昌宮詞天子傳呼覓念奴  
念奴潛伴諸郎宿元宗愛其名雅遂製此曲又菩薩蠻  
大中初女蠻入貢瓔珞被體菩薩蠻因以名曲

阿鞞迴

升庵外集太白詩卷笛橫吹阿鞞迴番曲名張佑集有  
阿濫堆蓋飛禽名明皇御笛采其翻為曲子即此也番  
人無字止以聲傳故隨中所書人各不同耳難以意求  
也蓋豐黃帝豐諸曲各並黃于續

樂府想夫憐想夫憐想夫憐想夫憐想夫憐想夫憐

李肇國史補于司空以樂府有想夫憐曲名不佳欲改  
之坐客有咲者曰南朝相府曾有瑞蓮號相府蓮後人  
誤呼為想夫憐楊升庵云東坡詩樂府  
曾歌相府蓮可證也

楊白花如子華或古陌或思不心為於林白

野客叢書今市井中言快樂則有唱楊白花之說其事

純美叢書少 卷三 辨証 六

見北史時有楊華者本名白花容貌瓌偉胡太后逼幸之華惧禍及改名華遁去胡后追思不已為作楊白花使宮人晝夜連臂踏歌之聲甚悽惻柳子厚有楊白花詩此正與漢宮歌赤鳳來相似事見趙后外傳

昔昔鹽

樂府解題凡歌詩謂之鹽者如吟行曲引之類也又有神雀鹽黃帝鹽諸曲名並讀作艷

解紅

升庵外集曲名有解紅今俗傳為洞賓作見物外清音其名未曉近閱和凝集有解紅歌云百戲罷五音清解

紅一曲新教成兩個瑤池小仙子此時奪却柘枝名樂  
書云優童解紅舞衣紫緋繡襦銀帶花鳳冠蓋五代時  
人也焉有洞賓在唐世預填此腔耶

劍器

羅泌路史劍器乃武舞之曲名其舞用女妓而雄衰之  
其實空手舞也見文獻通攷舞部杜詩公孫大娘歌亦  
並無一字涉劍可知矣列子蕉鹿誤為芭蕉與劍器認  
為刀劍並沿千古矣

鈍筆叢鈔卷十三終

此等書畫妙法本自自然容觀其妙  
之筆快如疾風之掃秋葉道法自然  
為已後並世千古餘

其無一害也後世時人以此為  
其寶空手難也良文淵源也

雖欲效也後器已海異之曲各異  
福在國器亦豈請由名也

入也其有同實本專世而敢也  
書之則童稚亦難於辨

其合曲條遠如西國器也此也  
此也

此也

此也

此也

此也

鈍筆叢鈔卷十四目錄

辨証 五春圍荷

十三律古詩

二十八調詩

解艷超亂

鼓吹騎吹雲吹

詞名多取詩句

古樂府名

論詩題

詩題分雅俗

詩律

詩筆

漢射策

鳳尾諾

古人多譬况

改竄古書

詩稱康樂

吏部文章

...

東山李白

東閣官梅

風塵二義

白雲數義

征有二義

唐世樂府多取絕句

挽歌不始于田橫

三侯

武侯廟柏詩

師古文選注

淵明詩注

東坡放魚詩

左傳正直

鉄鉉二女詩

葛嶺懷古詩

文森九日詩

周在春閨詩

相承疊用數語

鈍筆叢鈔卷十四目錄終





今為中呂宮用一字夾鐘商今為高大石調用一字夾  
鐘角夾鐘羽姑洗商今燕樂皆無姑洗角今為大石角  
用凡字姑洗羽今為高平調用一字中呂宮今為遊調  
用上字中呂商今為雙調用上字中呂角今為高大石  
調中呂羽今為仙呂調用上字蕤賓宮商<sub>羽</sub>角今燕樂皆  
無林鐘宮今為南呂宮用尺字林鐘商今為小石調用  
尺字林鐘角今為雙角用四字林鐘羽今為大呂調用  
尺字夷則宮今為仙呂宮用工字夷則商角羽南呂宮  
今燕樂皆無南呂商今為歇指調用工字南呂角今為  
小石角用一字南呂羽今為般涉調用四字無射宮今

為黃鐘宮用凡字無射商今為林鐘商用凡字無射角  
今燕樂皆無無射羽今為高般涉調用凡字應鐘宮應  
鐘商今燕樂皆無應鐘角今為歇指角用尺字

下關末

二十八調

曝書亭康熙丁亥春余過徐檢討豐草亭見有古今詞  
譜二卷檢討思付開雕因借歸離勘始而信既而不能  
無疑焉夫四聲二十八調言樂者所共知也宮聲七曰  
正宮曰中宮宮曰道宮曰南呂宮曰仙呂宮曰黃鐘宮  
商聲七曰大石調曰高大石調曰雙調曰小石調曰歇  
指調曰林鐘商曰越調羽聲七曰般涉調曰高般涉調

曰中呂調曰正平調曰南呂調曰仙呂調曰黃鐘調角  
聲七曰大石角曰高大石角曰雙角曰小石角曰歇指  
角曰商角曰越角惟變徵不見收按其序固不可紊也  
沈氏譜首黃鐘乃不分宮羽存正宮道宮而去高宮由  
是生于黃鐘者混矣存大石去高大石由是生于太簇  
者闕矣中呂仙呂不分宮調由是生于南呂者混且闕  
矣至於角聲生于應鐘則全略之吾未得其解也若夫  
宮調未詳者凡二百七十餘闕沈氏裒為一卷附於末  
徵諸宋史樂志帝賜群臣酒皆就坐宰相飲教坊奏傾  
盃樂百官飲奏三臺蓋傾杯樂惟林鐘商無之三臺有

十三調此諸曲所以不同也至若破陣子正宮也朝中  
錯黃鐘宮也小重山雙調也萬年歡杏園春菩薩蠻中  
呂石州慢越調也六州歌頭大石調也大平時小石調  
也此當分注于諸調者也又如正宮有破陣樂雙調有  
拋毬樂不專林鐘商也大石調有清平樂不專越調也  
歇指調有洞仙歌不專中呂調仙呂調也中呂調有瑞鷓  
鴒不專般涉調也仙呂調有齊天樂不專正宮也有彩  
雲歸不專中呂調也林鐘商有風入松不專雙調也此  
百世之下尤難臆斷者也檢討工于詞所輯詞苑叢談  
流布已久試取辭譜更正之毋使四聲二十八調之序

琴絲不治然後出而鏤板傳于世不亦可乎

解艷趨論

升庵詞品古今樂錄云儋歌以一句為一解中國以一  
章為一解王僧虔啟曰古曰章今曰解解有多少當是  
先詩而後聲詩叙事聲成文必使志盡於詩音盡于曲  
是以作詩有豐約製解有多少又諸曲調皆有詞有聲  
而大曲又有艷有趨有亂詞者其歌也詩聲者若羊吾夷  
伊那何之類也艷在曲之前趨與亂在曲之後亦有吳  
聲西曲前有和後有送也慎按艷在曲之前與吳聲之  
和若今之引子趨與亂在曲之後與吳聲之送若今之

尾聲羊吾夷伊那何皆聲之餘音嫋嫋有聲無字雖借  
字作譜而無義若今之哩囉唵唵吽知此可以讀古  
樂府矣

鼓吹騎吹雲吹

升庵詞品樂府有鼓吹曲其昉于黃帝記里鼓之制乎  
後世有鼓吹騎吹雲吹之名建初錄云列于殿廷者名  
鼓吹列于行駕者名騎又曰鼓吹陸則樓車水則樓船  
其在廷則以篳篥為樓也水行則謂之雲吹朱鷺臨高  
臺諸篇則鼓吹曲也務成黃雀則騎吹曲也宋之問詩  
稍看朱鷺轉尚識紫駟驕此言鼓吹也謝朓詩鳴笳翼

高蓋疊鼓送華輶此言騎吹也梁簡文帝詩廣水浮雲吹

江風引夜衣此言雲吹也黃帝賦想之曲也宋之問詩

詞名多取詩句

升庵詞品詞名多取詩句如蝶戀花則取梁元帝翻階

蛺蝶戀花情滿庭芳則取吳融滿庭芳草易黃昏點降

唇則取江淹白雪凝瓊觀明朱點降唇鷓鴣天則取鄭

嶠春遊鷓鴣鹿塞家在鷓鴣天惜餘春則取太白賦中語

浣溪紗則取少陵詩意青玉案則取四愁詩中語菩薩

蠻西域婦髻也蘇幕遮西域婦帽也尉遲盃尉遲敬德

飲酒必用大盃故以名曲蘭陵王每入陣必先故歌其



勇生查子查古槎字張騫乘槎事也西江月衛萬詩只  
今唯有西江月曾照吳王宮裡人之句也瀟湘逢故人  
柳惲詩句也粉蝶兒毛澤民詞粉蝶兒花同活句也踏  
莎行韓翃踏莎行草過春溪句餘可類推不能悉載

古樂府名

野客叢書唐子西曰古樂府命題皆有主意後人用樂  
府為題者當代其人而措辭如公無渡河須作妻止其  
夫之詞太白輦或失之僕謂後人之作失古詞之意甚  
多不止此也如漢鏡歌十八曲中有朱鷺艾如張巫山  
高等詞後之作者往往失其本意朱鷺者據樂志建鼓

殷所作棲鷺於其上取其聲揚或曰鷺鼓精也或曰詩  
曰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古之君子悲周之衰頌聲息  
飾鼓以存鷺雖所說不一然鷺鷺則鷺之鷺至宋承天作朱  
路曲乃謂路車之路失其意矣又如巫山高詞解題曰  
古詞言江淮水深無梁可度臨水遠望思歸而已至齊  
王融之徒巫山高詞乃襍以陽臺神女之事無復故意  
艾如張艾與刈同如訓而古詞之意謂刈而張羅至陳  
蘇子卿詞則曰張機蓬艾側是以艾為蓬艾之艾矣此  
類不一

論詩題

安國項氏水仙亭鈔書

香祖筆記余謂古人詩且未論時代但開卷看其題目即可望而知之今人詩且未論雅俗但開卷看其題即可望而辨之如魏晉人製詩題是一樣宋齊梁陳人是一樣唐人是一樣元和以後又是一樣宋人是一樣蘇黃又是一樣明人製題汎濫漸失古意近則年伯年丈公祖父母俚俗之說盡竄入矣詩之雅俗又何論乎

詩題分雅俗

香祖筆記詩題有一二字不古遂分雅俗如古人祇有同韻和韻而今人則改作步韻武韻矣古人祇有絕句而今人則改作截句矣古人贈答或云以詩贈以詩寄

之而今人則改作詩以贈之詩以寄之矣此類未易更  
僕但取古人集觀之雅俗自辨當以三隅反也  
余觀海先生曰王公製題雅俗之論眼光見識俱屬  
第一流學詩知此思過半矣

詩律

馬誠所詩說詩律詩從來解作法律之律非也乃是六  
律之律近體有音調從頭至尾都是一意自相接續照  
顧如六律相生故曰律

詩筆

老學庵筆記南朝詞人謂文為筆故沈約傳云謝元暉

善為詩任彦昇工於筆約兼而有之又庾肩吾傳梁簡  
文與湘東王論文章之弊曰詩既若此筆又如之又曰  
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任昉傳又有沈詩任筆  
之語老杜寄賈至嚴武詩賈筆論孤憤嚴詩賦幾篇杜  
牧之詩亦云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抓亦襲  
南朝語爾往時諸晁謂詩為詩筆亦非也

漢射策

事文類聚漢之射策與對策不同按蕭望之傳謂難問  
疑義書于策量其大小署為甲乙之科不使彰顯射者  
隨其所得而釋之對者顯問以政事經義觀其所對文

詞之高下而難之極古與今之如事與美歸其西博文

鳳尾諾量其大小音為甲乙之序不如此序則根音

南史江夏王鋒傳鋒五歲齊高帝使學鳳尾諾一學即

工潘遠紀聞設諸侯牋奏皆批曰諾諾字有尾若鳳也

表異錄晉帝批奏書諾字之尾如鳳故謂之鳳尾諾皮

日休詩蘓東坡詩皆用之諾者猶言制可也或作詔非

古人多譬况氣有

升庵外集奏漢以前書籍之文言多譬况當求于意外

如尚書云說築傅巖之野築之為言居也後世猶有卜

築之稱求其說而不得遂謂傳說起于版築伊尹負鼎

以干湯謂尹有鼎鬲之才也。猶書曰：「迺衡云耳。」橫議者遂謂伊尹為庖人。若然，則衡亦稱也。曰：「迺衡其亦負稱權之市魁乎？」子貢多學而識，故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莊子便謂子貢乘大馬中紺表素之衣。太史立貨殖傳，便首誣子貢如此。則子貢一猗頓耳。聖門四科，子貢善言語。太史公信戰國游士之說，載子貢一出存魯亂齊，吳強晉而霸，越其文震耀，其辭辨利人，皆信之。雖朱文亦惑之，獨賴子由作古史考而知其謬。考左傳齊之伐魯，本於悼公之怒季姬，而非由常吳之伐齊。本于悼公之反覆，而非子貢其事始白。若如太史公之言，

則子貢一蘇秦耳毛詩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韓嬰曲  
為之說曰孔子南行至楚之阿谷見有女子佩瑱而浣  
者使子貢挑之不得如嬰之言則孔子乃一馬融而子  
貢不如盧植遠矣又論語為命禘謀草創之左氏遂謂  
禘謀于野則獲蓋因草之一字誣之也孔父正色而  
立朝左氏遂謂孔父之妻美而艷蓋因色之一字誣之  
也例此以往則國語謂驪姬蝸譖申生必將如吉甫之  
掇蜂禮所云諸侯漁色于下即小說家西施因網得之  
類矣乎姑發此以論知者

改竄古書



日知錄詩歸一書極為妄誕魏文帝短歌行長吟咏嘆  
思我聖考謂其父武帝改為聖老評曰聖老字竒舊唐  
書李泌對肅宗言天后有四子長曰太子宏監國而仁  
明孝弟天后方圖稱制乃鴆殺之以雍正賢為太子賢  
自知不免與二弟日侍于父母之側不敢明言乃作黃  
臺瓜辭令工歌之異天后寤而哀愍其辭曰種瓜黃臺  
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尚可  
四摘抱蔓殊而太子賢終為天后所逐死于黔中其言  
四摘者以况四子也以為非四之所能盡而改為摘絕  
此不考古者肆臆之說也。

此不詩稱康樂顏之魯也

杜修可曰謝元暉封康樂公其孫靈運襲封其爵與何長瑜等以文章賞會共為山澤之遊詩家稱康樂乃靈運非元暉也

吏部文章之選

漫叟詩話歐陽公有詩與王荆公云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荆公答詩云他日若能窺孟子終身不復望韓公文忠所謂吏部乃謝吏部也後人疑荆公有韓公之句遂以為韓吏部非也此二聯正不相參涉齊吏部侍郎謝朓其清詞麗句動于一時長于五言詩

與沈約友善約嘗謂二百年來無此詩也歐公所用正  
此事效公各重天下入卷翰之而不以其詩也其  
世有東山李白效公杜林哲哉一春修之二部筆尚好  
升庵外集杜甫詩近來海內為長句誰與東山李白好  
流俗本妄改作山東李白按樂史序李白集云白客遊  
天下以聲妓自隨效謝安石風流自號東山時人遂以  
東山李白稱之子美詩句正用其自號而稱之耳流俗  
不知而妄改近世作大明一統志遂以李白入山東人  
物類而引杜詩為証近于郢書燕說矣

東閣官梅

升庵外集杜工部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  
憶見詩云云東閣官梅動詩興遠如何遜在揚州按遜  
傳無揚州事而遜集亦無揚州梅花詩但有早梅詩云  
菟園標節序驚時最是梅啣霜當路發映雪凝寒開枝  
橫却月觀花繞凌風臺應知早飄落故逐上春來杜公  
以裴迪逢早梅而作詩故用何遜比之又以却月凌風  
皆揚州臺觀名耳所謂東閣官梅者乃新津之地也宋  
世有妄人假東坡名作杜詩注一卷刻之一時爭尚杜  
詩而坡公名重天下人爭傳之而不知其偽也其注此  
詩云遜作揚州法曹廨舍有梅一株遜吟咏其下後居

洛思之請再任及抵揚州梅花盛開相對彷彿終日按  
何遜未嘗為揚州法曹是時南北分裂遜為梁臣何得  
復居洛陽洛陽乃魏地既居魏何得又請再任請于梁  
乎請于魏乎其說之脫空無稽如此略曉史冊者知其  
偽矣近日邵文莊寶手抄其注入杜詩七言刊行之豈  
不誤後學耶偽蘓注之謬宋世洪容齋嚴滄浪父子馬  
端臨經籍考力辨其謬而文章鉅公如邵文莊者乃獨  
信之亦尺有所短也

風塵二義

杜詩注古詩用風塵有二義如前漢終軍傳邊境時時

有風塵之警言即杜詩三尺劍也如陸機詩京多風塵即杜詩風塵為客日也一是戰鬪之風塵一是行旅之風塵

白雲數義

宋趙彥倫雲麓漫鈔白雲一也而有數義知子以秋官為白雲類要云白雲司職人命是懸皆言官名也陶洪景詩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狀景也狄仁傑見白雲孤飛白吾親舍其下人以為思親事梁瑄不踈弟璟每見東南白雲即立望慘然久之復以為思兄事白樂天詩清光莫獨占亦對白雲同

蓋指秋雲言也

征有二義

野客叢書征有二義有征行有征伐文字中有以東征西征為名者不可不審如曹植東征賦崔駰徐幹西征賦班固傅毅北征頌此述征伐之征非征行之征也如袁宏班昭東征賦潘安仁西征賦張纘南征賦班彪北征賦此正述征行之征非征伐之征也今人或不契勘摠以為一義失矣

唐世樂府多取絕句

升庵外集唐世樂府多取當時名人詩唱之而音調名

題各異杜甫錦城絲管日紛紛在樂府為入破第二疊  
王維秦川一半夕陽開在樂府名相府蓮訛為想夫憐  
秋風明月獨離居為伊州歌參參西去輪臺萬里餘為  
簇拍六州盛小叢雁門山上鴈初飛為突厥三臺王昌  
齡秦時明月漢時關為蓋羅縫張仲素亭亭孤月照行  
舟為胡渭州王渙之黃河遠上白雲間為梁州歌張佑  
十指纖纖似筍紅為氏州第一符載月裡嫦娥不畫眉  
為甘州歌無名氏十年一遇聖明朝為水調歌雕弓白  
羽猶初回為水鼓子後轉為漁家傲其餘有詩而無名  
氏者尚多不能悉載



挽歌不始于田橫。國公吳野以入無以太監身七  
事文類聚譙子法訓云有喪而歌者或曰彼為樂喪也  
有不可乎譙子對曰四海過密八音何樂喪之有曰今  
喪有挽歌者何以哉譙子曰周閔云蓋高召齊田橫至  
于尸鄉亭自刎奉首從者挽至于宮不敢哭而不勝故  
為歌以寄哀彼則一時之為也鄰有<sup>喪</sup>蠢不相里有殯不  
巷哭引柩人啣枚豈樂喪者矣按莊子紼謳以生必于  
斥若司馬彪注曰紼引柩索也斥疏緩也若用力也引  
紼所以有謳歌為人有用之不齊故促急之也春秋左  
傳曰魯哀公會吳伐齊其將公孫更命歌虞殯杜預曰

虞殯送葬歌示必死也史記絳侯世家曰周勃以吹簫  
樂喪然則挽歌之來久矣非始于田橫然譙氏引禮文  
頗有明據故並存以俟通博也

三侯

樂書高祖過沛詩三侯之章令小兒歌之注過沛詩即  
大風歌侯語辭也詩曰侯其緯而者是也予亦語辭也  
沛詩有三子故曰三侯也

武侯廟柏詩曰四城量密人音回樂身之有曰今

鑑戒錄杜甫武侯廟柏詩霜姿溜雨四十圍翠色參天  
二千尺沈存中云四十圍乃是徑七尺無乃太細長乎

余謂存中善九章算法何于此為誤何也四十圍若以制論之當有百二十尺圍有二百二十尺即徑四十尺矣安云七尺也若以人兩手大指頭指相合為一圍則一圍是一小尺即徑一丈三尺三寸又安得云七尺也武侯廟柏當從右制為定則徑四十尺其長二千尺又宜矣豈得以太細長譏之乎老杜號為詩史何肯妄為云云也

師古文選注

筆乘司馬相如傳邪與肅慎為鄰邪當如字讀師古讀為左者非是蓋肅慎在東北隅故曰邪以為隣若欲言

左則下文自有左蒼梧右西極矣韻會曰邪外國名亦引此傳為據又非也蓋邪本徐嗟切若國名則如瑯琊渾邪乃余遮切與此不同

淵明詩注

日知錄西溪叢語淵明詩云聞有田子春節義為士雄漢書燕王劉澤傳高后時齊人田生游之資以書于澤澤大悅之用金二百筋為田生壽田生如長安求事幸謁者張卿諷高后立澤為瑯琊王晉灼曰楚漢春秋云田生字子春非也此詩上文云辭家夙嚴駕當往至無終下文云生有高世名既沒傳無窮其為田疇可知矣

三國志田疇字子泰右北平無終人也泰一作春若田  
生游說取金之人何得有高世之名而為靖節之所慕  
乎

會不東坡放魚詩

野客叢書東坡放魚詩云况逢孟簡對盧仝不用校人  
欺子美或云校人乃子產非子美豈少陵用校人事遂  
以為子美耶余按左傳杜預注子產一字子美蓋事載  
六經語孟者人所同知一出名手一或抵牾必他有証  
左不得驟加誚讓也

左傳正直

升庵外集左傳解詩好是正直云正直為正正曲為直  
正直二器名正射鵠也射禮用之直曲尺也梓人用之  
二字之形即象二器味向出各一也  
鐵鉉二女詩  
曝書亭鐵鉉二女沒入教坊世傳七言律二詩乃吳人  
范寬題老妓卷也詩載皇明珠玉集中好事者巧為附  
會不足信也

葛嶺懷古詩

山上樓臺湖上船  
平章醉後嬾朝天  
羽書莫報樊城急  
新得蛾眉正少年  
朱竹垞選此詩入明詩綜作陳雖字

惟肅海寧人而堯山外紀作海寧塔下陳玉題賈似道  
遊湖山圖云二三遊湖山圖云四限果爾文  
世各文森九日詩三載重陽菊開時不在家何期  
明詩綜選文森九日詩三載重陽菊開時不在家何期  
今日酒忽對故園花野曠雲連樹天寒雁聚沙登臨無  
限意何處望京華何大復集中亦刻此詩題是九日同  
馬 卿任宏器登高四首之一首句三載集作歲歲何  
期作那知忽作遠曠作靜餘俱同按文森為成化丁未  
進士仲默為弘治壬戌進士以先後論當是文詩然大  
復豈竊人詩者耶何二作相同如此

豈周在春閨詩句二詩同此  
江南二月試羅衣春盡燕山雪尚飛應是子規啼不到  
故鄉雖好不思歸此周在春閨詩也後二句本唐張吉  
寄父詩應是子規啼不到致令我父不思歸吉父介客  
蜀不遠吉寄以詩及長而第乃棄職尋父以跡事見古  
事苑配器機若固非改謝雪魚慄天寒取果必登謝無  
即前相承疊用數語詩三章重翻後開却不至矣何賦  
野客叢書詩人相承疊用數語于鵲蓬頭十二三則韓  
退之年至十二三劉禹錫花面了頭十三四則梁簡文  
可憐年幾十三四杜子美往昔十四五則阮籍昔年十



四五權德輿年十五六則紀少瑜小兒年幾十五六杜  
子美即今才年十六七則司馬宣王年幾十六七杜子  
美龍髯十八九則焦仲卿年始十八九或云十八九見  
丙吉傳不知入詩中用自焦仲卿始也文史傳間有折  
計數目之數如七八五十六見馬融傳三七二十一見  
蘇秦傳九九六十一見顏率傳五七三五見通典六  
六三十六見魚經三九二十七七九六十三三三八二十  
四四八三十二見齊書七九六十三八八九七十二見考  
異郵又考之三三見九九八十一八九七十二七九  
六十三六九五十四五九九四十五四九三十六三九二

十七二九一十八並見子夏之語似此甚多又如六年

三百六十日見施肩吾詩十年三千六百日見北齊謠

言百年三萬六千日見李白詩肩吾語又出東漢周澤

傳注十六日見自註詩卷之十一以六十三三八二十

補秦制六十八十一

信矮日之矮咬以八

丙吉對不味八

美驛錄十八

名美明今本平

鈍筆叢鈔卷十四終

溫州府 國 公 館

溫州府 國子監